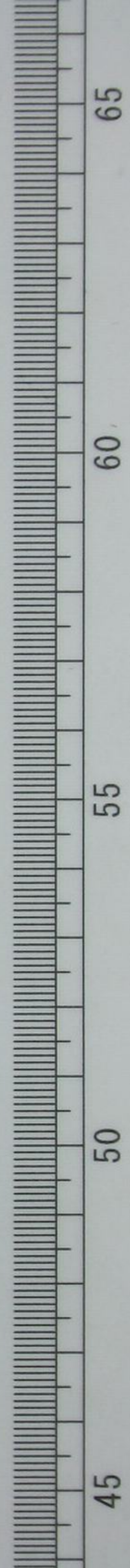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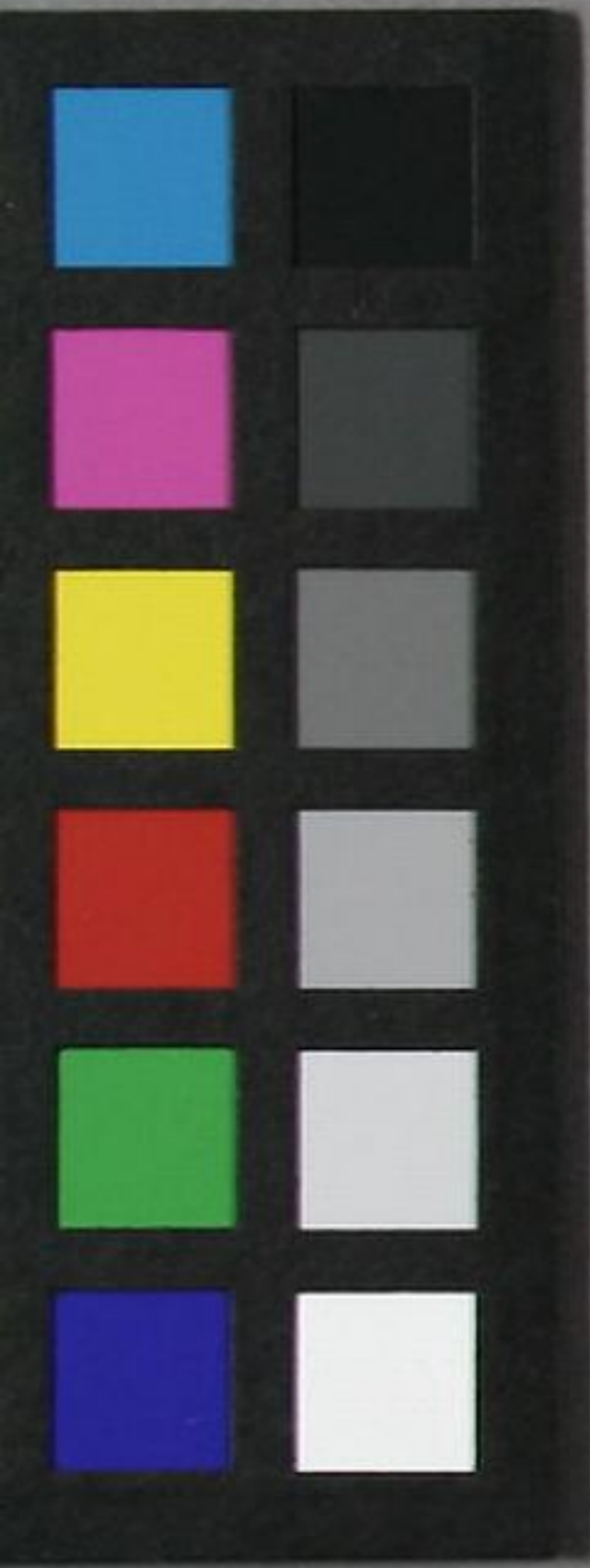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

施愚山  
魏勺庭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25  
2



文庫 11  
D 225  
2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卷四

歸安徐芟然鳳輝輯評  
桐鄉嚴帥閔閻夫參訂



愚山文鈔目錄

馬季房詩序  
顧赤方詩序  
穆山尊詩序  
永寧縣治記  
柑林游記  
劉若木傳

王山長詩序

徐伯調五言律序  
送村蕃舒歸里序  
愚樓記  
方虎隣傳  
神岡山廟碑

愚山文鈔目錄



祭叔父文

書愚山文鈔目錄後

愚山之詩敦厚溫柔得風人之致而文亦如之蓋心恬則意遠神暇則氣和讀之醇古澹泊躁釋矜平固屬功深亦由養到此愚山子之詩文所爲異曲而同工也叢談 魏氏禱曰先生文意朴氣靜細繹之意味深長往復而不厭間爲議論若不得已而出而終不能馳騁張皇自傷其体格 丁秀才子復曰先生居家孝友居官廉正爲文峭潔似子厚曠爽似子瞻其詩冲夷恬適本諸性情昌黎以文爲詩竊謂先生則以詩爲文者也

愚山文鈔

馬季房詩序

嗚呼世之善詩而不傳者衆矣布衣苦吟不得志而死身名俱歿尤可愍焉然名公鉅卿著書滿牀旋踵銷滅或反不如布衣之聲施者蓋不可勝數也以予所聞馬生季房廬陵之詩人也郡乘輒其姓名予詢之故老得遺草於其子天善吉水施偉長尤亟稱季房詩手寫百餘篇雖播遷楚粵出入鞍馬間未嘗不齎以自隨視其家所藏本增十之三四大抵清和秀善有吳越間風味五言古體上窺三謝髣髴其遺音如幽岩瘦石泉声潺

品、藻、好、

湧芳草芊眠足人留賞嘗見刻殿撰孝則錦鱗集多與  
馬生往還詩極相推許又嘗屬侍御邢公物色徵辟及  
邢接御堅卧不見孝則高其行誼卒之日特爲表其墓  
以是益知其詩可貴也吉州兵火洊至諸先達文字蕩  
然而所謂城西馬生者猶存遺草爲之櫟括刮磨拔其  
菁英而其風流自此遠矣嗚呼馬生一布衣老死耳平  
生知己貴人相繼零落莫恤其子孫所遺殘篇賸墨狼  
藉莫爲愛惜亦豈知數十年後忽有江左施子爲之摩  
挲終日留連三歎者乎孝則與季房酷愛金牛泉嘗月  
夜攜鎔煮茗論詩欲構品泉亭其上卒不果予癸卯冬  
濬泉作亭鑲石爲記而未獲聞其語恨記中不及載今  
得其詩讀之加揖季房於亭中而與之言也彼云月之  
夜江楓沙鷺之間若有人焉幅巾野服戛然而長嘯者  
非馬生也與非馬生也與

王山長集序

海以內恢奇博雅能文之士大率多吾友也不則亦嘗  
聞姓字寓書往來者也詩古文辭固莫盛於今日才性  
所限各以區分規摹古人者貌附響臻千百人若出一  
手或憔悴苦吟邊巧速拙片言有餘連牘不足間有負  
才好事者躑躅鞅掌沈頓於手版薄領之間號稱得志

其怫鬱滋甚神耗力憊不得究其所欲言作者用希潭  
 州王君山長挾軼才不甚得志其爲人也博涉羣籍卓  
 犖自負不隨俗俯仰好奇服金石圖書之屬放遊山水  
 所至與賢家交欢用氣誼相然諾與之言侃七窮日夜  
 四坐莫能難非其所心服雖名公鉅卿不苟推許意有  
 所志比山人野老方伎浮屠之流往七狎遊相傾倒至  
 於一事之長一言之撰述声名未立亟爲推引盡其力  
 乃止其爲人也如此嘗與予論文都門慨然曰士貴各  
 言所志耳若執筆隨古人謂某似某篇某似某什是古  
 人之役也安用我爲故其爲詩古文也多自成杼軸不

傷繩削朝脫於腕夕鏤於板終日累數千百言怒嬉歌  
 哭筆墨淋漓或以爲憤時嫉俗而不知其胸中鬱結積  
 鬱使然也風之始發也調七刁七耳及其鬱極而怒號  
 發林木揚沙石摧山堙谷河海倒流善然作雷霆劍戟  
 之吉風豈有意爲之哉蒙莊云大辯不言而其所著書  
 恍洋無範曼衍以窮年殆自謂也山長弱冠上公車連  
 不得志故其言多騷怨而激楚向使山長早歲釋褐浮  
 沉於手版簿領之間求如此之窮愁著書豈可得哉然  
 則山長雖數奇亦未爲不得志也

顧赤方詩序

詩之工者、作者或不自知、有非李所能至、而非空疎不  
學者所能倖也、夫詩之爲道大矣、惟雄才大力、博物閎  
覽之人、然後能振奮自拔於侪俗中、韓愈氏稱、氣猶水  
也、言浮物也、水之積者厚、則爲江、爲河、蛟龍鱗介之屬  
出沒其中、莫窺其涯、洑氣之積者厚、則大言小言、瓌異  
變化、激爲雷霆風雨之狀、駭听惑視、不可方物、故苟其  
未至、雖賁育之勇、無所施力、及其已至、則安坐拱手、舉  
泰山如鴻毛、覆滄海如杯水、其所積者然也、余始聞顧  
亦方而未識其人、一日自楚蘄抱其詩直詣門、曰、非公  
誰序者、余特異之、與之見、恍爽駘蕩、其書累寸、未易卒

業簿書稍閒、則又時取讀之、蓋信乎其可以豪矣、夫詩  
之有出於人、必其不盡於詩者也、其人之不盡於詩者、  
其詩又無乎不盡者也、顧子樂府五七言古体、排律、恢  
博雄悍、上之原本李杜、下之長吉、樂天、義山、以及子瞻  
放翁、旁見側出、無所不有、往也於時、人近事一言一笑、  
刻畫如生、嘗飲酣四顧、振衣昂首、自謂不讓古人、客或  
詫以爲狂、及其遣與授簡、馳騁筆墨、食頃累數百言、頓  
挫激昂、不假琢磨、雖號稱工詩者、見其便給、又暗啞此  
咤、未嘗不驚其言若河漢也、亦方機警性成、今總憲龔  
公嘗識之、總角中、旣長益博覽強記、諸子百家、仙釋諸

書無不流覽勤蒐以贍其才力故其詩如此有駭其太肆而未純者亦方則掉頭不顧曰君知言哉予姑爲楚歌放言洗洋以適吾志焉

徐伯調五言律序

山陰徐伯調書至曰曩與君論詩甚善君輒爲我序近者放廢無事取古今詩分休各治之今五言律先成賦君爲我定之予省覽數四刪其十之二三序曰夫近体莫難於七言固已然五言長城昔人益重言之唐之初盛稱沈宋高岑王孟諸家大約溫柔淹雅典麗冲和如靜女穠華餞金錯采要歸於自然使人讀之心恬意愜

一唱三歎斯爲極致獨于美沉鬱怪幻雄視百代如風雨雷霆猛獸奇鬼驚魂動魄咄咄不敢逼視杜律在唐實爲變調而所爲五言長城亦拓地万里矣伯調之律以杜爲宗以創獲爲奇其於軟美輕俊手滑調浮及寒儉平易之作視之如糠粃雖貌似乎唐不取也故其爲詩熊熊渾渙磅礴光怪可喜可怖雖或鑿刻險仄不合時宜亦杜之苗裔矣卽此一体足留伯調天地間况其詩不盡此乎予曩與伯調論詩薄視文長若附庸固惟我二人所見略同今復論其概如此吳越間多詩人丁飛濤毛大可諸子皆與伯調徃復議論試以此質之當

不河漢余言也

程山尊詩序

遊於歛得一士焉程子山尊其人也程子不善治家人  
產席其先之旧業讀書喜客家稍落客或有急不能脫  
手贈若負重劍必曲折營赴得當然後快其間中豪有  
負程子累千金索之不應程子恥速之訟也悉置不問  
有園一區藏書萬餘卷暇則爲詩歌自娛所與交者黃  
岡杜于皇南城徐仲光寧都魏凝叔京口蔣前民皆一  
時文字之遊魏蔣余未見心知其人杜徐則吾友也以  
是益歎息知其賢壬子秋余在歛程子道歸自廣陵與

之游月餘入則共園林琴酒之歡出則同山水詠嘆之  
樂抗、恆古昔浩、然若有得也間問詩於余、曰去浮、艷  
與清、能去浮艷、近古去清、能近厚夫裘馬、執綉之習既  
不足、尙就使楮冠、芒屨做、之焉惟悴其形容、凄寒其音  
節以號爲詩人豈所爲清明廣大之道哉、本乎道德之  
源、發爲書卷之氣油、之然、颯、之然、鏗金石而感鬼神可  
也程子大稱善曰吾知所進於是矣旧所刻春帆集皆  
五言律之工者頃送余別復爲七言古歌夫趙瑟秦箏  
不入黔婁之室高文奇册不入猗頓之門程氏自侍御  
公以下世貴顯程子獨屈首文學以詩鳴一時富貴擁



贊曰雄者率迂程子相睥睨程子亦輒睥睨掉臂去嗟  
年士不遇故窮其樂故在彼富貴浮雲移聯磨滅亦復  
何與人事吾願程子之更有進也程子世為篁墩人二  
程夫子之裔也獨寐七歌永矢勿諼古之人益有道以  
處此矣

送杜蕃舒歸里序

杜生蕃舒自齊歸施子驥焉司橐者以匱告杜生謝且  
感額曰先生念我則至矣然竊疑其厚人而忘已也意  
者太左計施子曰若以我為過廉乎子蓋天下之貪大  
也子何傲也然為我謀杜生曰吐色變久之曰從先生

官三年矣事小大罔弗知也所與交遊虛往實歸者眾  
矣而先生橐中無長物以幣進則拒之惟恐不速焦形  
槁顏手校讐而口伊吾夫子病矣如是以為貪將陽拒  
而陰納與敢問其說施子曰噫何子之泥於言貪也夫  
取而不能有者非貪也不取而有之人不能奪焉者貪  
之至也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子  
不見夫今之鼎食而覆餗者乎哉冥軀籍其家以沈其  
宗者比也矣其始不過競筐匕之私卒以捐其所甚愛  
而不遑恤夫人捐其所甚愛至於棄身家舍妻子謂之  
能貪則不可予鄙人也未受事而先飲水其行若躡其

居若墜其獨處若羣闕先人後已亦夷亦惠憂讒畏譏  
補缺脩弊雖有一金而不知所置予蓋患得患失見鄙  
於尼父者也然而疾風震雷守之晏如飽食高坐進退  
生徒陟泰岱觀滄海謁闕里陳詩書搜討舊籍累積連  
車寸縑尺楮並蓄兼儲盜不睥睨民不咒詛人見不足  
我見有餘此亦貪之至也且夫名浮其實者德之欺也  
勉乎其職而不能盡其道事之末也吾目迷五色而不  
蒙失人之誚行忝顏閔而竊附有道之林吾循孔氏之  
門牆而惴惴懼其不能入也奉命而出終事而歸所  
得侈矣况敢自以爲廉乎子貌朴而志端歸而修業亦  
務守其不可奪者已矣何傲也然爲我謀杜生聞之喜  
曰吾乃今知先生之所以爲貪於是酌酒別去明日次  
其語追而送之濟水之上

永寧縣怡記

永寧之爲縣也始自元至正間析永新勝業鄉地而登  
峰玉筍諸山盤錯如蠶叢距郡最遠壤僻以貧供賦不  
給明末縣治災二十餘年不克復吏皆奪民舍莊君樞  
雲至三歲始力新之不請帑不浚民丞徒咸集期月以  
成左爲鸞峯書院悉仍舊觀邑進士謝君上舉來數百  
里以其圖謁託夫君子之於民也母苟勞毋苟逸苟勞

則擾荷逸則蠹古之人有所訟於樹下者豈不欲簡易親民哉而義取嚮明南面而治者所以明有等示民不佻也故為政者在予長以可親不與民以可狎寧固最爾邑民社在焉今使一邑之長與輩門圭竇之氓比戶雜處執事無所尊卑上下無辨豈政體然哉予參藩湖西四稔矣寧民之膏訟者不數人甚矣其朴且簡也君又治以無事訟獄不作賦稅克供其民安之謂邑父母不有其署則吾侪小人弗有其廬故雖與作而民不為病民之願也必于賤宰單父不下堂而治在能取人寧不乏二三賢士大夫試以時詢其利病梳爬煦政

平事簡其治綽爾也然山民易馴亦易獷寧北枕七溪南接鄖漢實與楚茶鄣相逼處多盜賊茲歲比水旱山谷僻遠其暴桀獷悍之徒或相煽為姦往有之其日進父老子弟訓飭之以禮義俾先賦稅尚詩書敦本崇讓毋听邪說阻声教以椎野相雄長謝君子請書之乃作歌示吏民曰

寧之出盤七兮宅民以安兆人用歡寧之石齒七兮人  
民以理遠人至止爾父兮爾母邑以永寧俾民淳古

愚樓記

就亭落成之明年作愚樓於署之西北蓋非自余始也

地故有亭崇垣蔽之莫由騁目僉謂非樓不可因而高之規若車蓋赭若丹霞既成而城郭江山指掌開矣左右楓樟三四樹輪囷攫拏不知幾百年其南則頰官叢桂蔚鬱圍橋之外被以芙蓉鱗比繡錯閣山雲物來集綺疏客皆以為黃州竹樓無以尚也乃有竊笑於旁者曰此傳舍也夫既已亭之矣何不憚煩而樓是營甚矣愚山子之愚也予聞而蹶然是言也誠中吾病遂以名吾樓雖然子不見夫鳳凰之翔千仞鷦鷯之棲一枝乎彼各適其適也使易地失其所憑則皆不適也且惡知鳳凰之樂於鷦鷯兩腋風生夢莊勝地一枝之卑於千仞耶千仞耶一枝耶吾不知其所居坐而于于卧而栩栩聊取適於一瞬夫孰知而孰愚笑者不能唯喏然而去書以記其病康熙辛亥八月之二日也

柑林遊記

臨江厥土宜柑江畔渚間列植以千萬計予謂當坐飲其下會南昌陳君一業新州顧子亦方山陰徐子伯調吾邑黃子文在陸子在璞後先至於是有柑林之遊甫渡江則碧玉林並流火散珠纍纍下垂夾道委地客皆頰首側身而過之席地小飲酒數行輒浮大白引柑橘故實行觴政予以病止酒是日數十觴不醉顧子概

然曰自有此柑林未有使君與我二三子惜不令太白  
子瞻輩見之其不可不以告後人俾知柑林之遊自我  
始予笑曰身後名何若生前一杯酒姑為我強醉日  
暮酒盡野人獻橘又命取斗酒隻雞繼之坐待明月有  
頃月出皎然江山雪色沿流放舟緩棹容與江漲波平  
水鳥鳴咬上與舟俱下遠見城頭燈火來迎影落水中  
作數十燭龍蜿蜒無際未知太白桃李之譏子瞻赤壁  
之游果勝此否於是容皆次第賦詩屬予記之予謂柑  
林不足記而諸君子數千里畢集一時賦詩紀盛則宜  
有聞於後者也遂為之記

方虎鄰傳

方名字虎鄰宣城人為諸生貧蹇矢志明亡山谷兵起  
召亂集鄉勇號義兵久之不利聞明之宗藩有稱國閩  
浙間者脫身走從之授兵部司務署衢州江山縣事縣  
交閩越道若驛騷官又乘亂漁利自便有急則走民益  
病召至誓父老寬徵歛自謂官兵曹法得戢兵禁往來  
騎使毋暴民毋橫索厨傳民呼真父母時清師定浙  
江金華府久抗不下屠其城師次江山人皆震恐名謂  
事已去毋徒殘民許父老迎師而射繫其印冠帶北向  
拜日孤臣無狀以死報陛下自投井死丙戌八月七日

也。在縣僅二十九日。出其尸如生。咸歎曰。骨冷泉香矣。  
 今置亭井上。曰冷香亭。蓋縣齋之西偏也。晝夜常形見。  
 官為位祀於署。民像祀於廟。左右二楹。大書不愛錢。不  
 怕死。蓋其視事時常牌書此六字。出則使人負以前。驅  
 云。墓在城南景星山。碑曰明忠烈江山縣侯方公之墓。  
 康熙七年。同里施閩章過江山。至井所。以詩曰。濯骨  
 寒泉迴絕塵。為全黎庶不全身。誰知一月江山令。竟作  
 千秋俎豆人。邑人哀思之。復乞為之傳。

刘若木傳

刘生日陽。字若木。宣城北鄉人。父大生。為諸生。知名。早

卒。生依母氏。体羸貌寢。鄉人不能識。生亦不徃。于人。独  
 族弟祖琨善之。嘗借書讀。午夜不輟。已習為詩。所居臨  
 谿。窮蹙無事。獨吟脩涪大澤間。不知者以為狂。而其人  
 實恪謹貧甚。為童子。授句讀。問與郡中諸詞人往來。業  
 日進。焚其旧稿。益肆力。李古。日有常課。母敢缺。順治辛  
 丑冬。娶某氏。貌亦寢。夕將婚。俄中疾。若断股。割腎者。不  
 能交礼。移宿名醫。七皆愕然。就醫於郡。疾革。載歸。及門  
 而卒。年二十有五。貧不能殮。祖琨為經紀。其喪。其詩清  
 新。浏爽。余嘗得數紙。誦之。灑然。如疎鐘江岸寺。細雨板  
 橋村。葉黃山下路。霜白渡頭船。荒村羣鳥乱。破屋一燈

昏市近魚鱖春入饌時危鼓角暮關心古杉抱閣日光  
碧芳藥垂階露氣涼雖一徑竹風內烟火數家梅雨  
時皆警句為人所傳然所積詩頗多歲嘗成帙或數易  
稿死而零散不見其全為可惜也日陽奉母謹既死母  
日夜哭已夢來告曰兒夙世戒僧也以心動墮此法不  
當婚若不婚猶可數年活云

○危○山○子○若○謂○初○括○无○所  
愚山子曰男女之際危矣哉僧以一念中墮為貧家子  
求醜女半夕婚不可得况漁色者乎世言詩能窮人刻  
生獨貧天不婚以絕嗟夫其窮一至斯乎

神岡山廟碑

廬陵之南十里曰神岡山其廟曰惠祐祀太守彭城劉  
公山故名翠峯以其廟神之孔赫也相與神之僉謂之  
神岡云公諱竺仕陳為廬陵太守政洽於郡人既卒其  
民悲思叫呼謂公加惠我邦吾儕小人弗敢忘其擇地  
祠之作廟於山之岡兩陽之不若百穀之不堅實疾病  
之不時去凡有冀而不獲它無可告則惟神是歸先時  
邑人龍昌裔家積粟利在歲饑以漏其糶會旱私焉神  
請更彌月勿雨是日輒大雨雷震昌裔死廟下視其髮  
中得禱旱之詞於是民有恆慝不仁者心掉魂奪亟走  
去不敢入廟其神大顯南唐保大中贈工部尚書明惠

侯宋宣和中賜惠祐廟額紹興三年封嘉應侯徐鉉胡  
銓先後紀其事其山拳曲而憑江水流林茂山川雲物  
之美其可登望余間從賓僚往遊顧廟碑石壞闕文字  
謂廬陵縣令于君藻曰劉公澤在民廟食斯土禱之輒  
應又能奮餘怒擊頰會震棟觀听補吏職所不逮惠且  
能義今碑板缺剝即事存傳記來觀之人猝無徵覽奚  
以顯神而禁民非于君曰請具石公其撰詞于是大書  
其事系之歌以享神其詞曰

○茂○比○乎○姬○羊○柳○州○夢○世○麻○神○祠○矣  
○山○之○椒○雲○油○比○公○駕○遊○兮○赤○蚪○鞠○示○猛○獸○兮○俾○我○以○休  
○山○之○柯○根○冥○比○公○其○降○兮○霓○旌○宵○我○悉○苗○兮○甘○南○以○零  
○擊○鼙○鼓○兮○薦○江○芷○公○拜○節○兮○欣○食○燕○喜○山○有○岡○兮○水○有  
○涯○公○竭○而○去○兮○來○何○遲○生○我○牧○兮○歿○我○師○疇○敢○不○率○公  
○知○之

祭叔父文

康熙己未歲四月朔日不肖姪閔章謹治牲帛酒脯遙  
祭於叔父大人砥園府君之靈於乎不肖之不得侍永  
訣也我叔父十年前早料及之矣叔父捐館以正月四  
日至三月二十三日始訃聞都下蓋距屬纊時已八十  
七日矣計此八十七日中宜在哭泣之位者皆與士大  
夫從容文酒讌遊之日也嗚呼痛哉自違里闈半歲常

國朝廿四家文選卷四



間一二夕必夢叔父或夢見顏色不豫則驚懼轉側達旦此入春輒夢絕豈生而魂氣相接歟則已耶冬春兩寓書奉人役充柴餌其尙得見耶此去我家二千餘里其以春往者必後矣其果以藥物不繼使然耶叔父孝弟積於家庭我声流於族党三子二孫年壽八十於先人之事無不舉叔父自視當無憾而閨章之永痛者卽累千百言弗能罄也閨章早孤羸疾數瀕死叔父常手抱之臚背以就醫行十餘里淚猶霑面是時叔父有長子肩相比一膏之甘必後子而先姓七女与已女同嫁奩相若也必擇其善者昇姪女閨章或不任教督必哭

而數之先君寢室之前由今思之自孩提以至今日皆叔父之推溫讓飽也自諸生以成進士皆叔父之日授指畫也自服官以迄遂初皆叔父之咨嗟告戒提左挈右也於乎今遂已矣韓愈鞠於嫂氏爲之期年持服度尙失其從茲得以去官居憂古人礼以義起有隆無殺况如叔父恩勤尤罕倫比今本朝典例旣不得奔喪雖輦下親交貴人在唁接跡不敢設位受弔每一哀號肝腸摧絕昔先大人見背叔父毀瘠逾礼閨章時方九歲略能記憶叔父執兄之喪如喪父閨章之喪叔父不克盡猶子萬一何以視息人問世哉叔父閔不肖善病苦

吟謂不勝吏事常望以歸田昔在官時曾爲構待歸之  
閣作倚問之誌及東歸相見喜曰先人累世名德無中  
壽今吾年七十餘汝亦五十得相守足矣不爾恐不及  
與我訣也閨章唯唯泣下故每出遊必計日而返需次  
十年期不復仕蓋未敢須臾忘叔父不謂垂老之年復  
乖夙志也傷哉自先大人與叔父同居歷數十年如故  
會閨章解官將歸叔父念食指旣繁預爲析產不欲以  
其名歸閨章也竊念我弟三人力薄請獨任奉養不許  
於是四人者更番具饌平生故無私橐惟江曲積俸一  
白金命家人備待以備叔父身後不欲累諸弟十年以  
來祿入久絕租庸迫耗其存者遂無幾閨章旣出門兒  
子淳恪輩又不諳生產諸弟奉治命薄喪而渴葬其不  
能無憾於大事也審矣當去歲春夏閨章被徵辭不獲  
免叔父促遄往臨發流涕至失声蓋已知爲永別矣私  
心忤也。不能無少冀幸以爲部檄限八月或九月名試  
十月可放還也事會久淹遂至於此然則向之所謂倚  
閨而待歸者今不待矣三子中惟閨毓最少猶應童子  
試戒無以例進他日卽得階尺寸邈無見期矣閨章辜  
恩負義生不能侍湯藥歿不貽含飯無執紼之勞違負  
士之願進退無所底空抱長恨卽自賈滅無贖矣雖然

閏章年迫遲暮髮日齒落羈旅零丁行復何望蓋銜痛  
於南北者終天而相從於九原者有日也於乎哀哉尙  
饗

情深語摯藹然仁孝之言可肩隨昌黎祭十二卽文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卷五

歸安徐斐然鳳輝輯評

桐鄉程 綸伯垂參訂

勺庭文鈔目錄

雋不疑論

高允論

蔡京論

續續朋黨論

殉節錄序

彭躬菴文集序

伯子文集序

京口二家文鈔選序

論世堂文集序

任王谷文集序

曾庭聞文集序

宗子發文集序

四此堂摘鈔序

信芳齋文序

王竹亭文集序

陸懸圃文序

冷又湄江冷閣集序

梓室遺稿序

二汪遺詩序

許士重詩序

善德紀聞錄序

彭躬菴七十序

蕭小圃五十序

書蘇文公諫上後

書蘇文公諫下後

泰寧三烈婦傳

大鐵椎傳

朱參軍家傳

劉參傳

瓶菴小傳

謝廷詔傳

安邱張夫人家傳

秦節母家傳

邱維屏傳

許秀才傳

獨奕先生傳

先嫂邱孺人墓表

歙縣吳翁墓表

楊母徐孺人墓表

通判謝君墓誌

重興延陵書院記

重建平山堂記

答計甫草書

答施愚山書

與季弟書

寄兄弟書

與兒子世侃書

書勺庭文鈔目錄後

學之選者無所不通勺庭之學亦聖賢亦豪傑亦經濟

亦詞章可謂邃矣。文之豪者亦無所不有。勺庭之文亦  
史漢亦莊蘇亦六一亦老泉足以豪矣。天風海濤適然  
而至莫知其自來。神龍出沒倏然而隱不知所終。往吾  
友程伯垂曰此文家飛將軍也。

書勺庭文鈔目錄後二

亭林日知錄內聖外王有資治道顧艷稱開皇之富強  
極口伯顏之材畧不無雜霸之思焉。叔子淹通史籍其  
於古今是非得失成敗之故體國經野用人行政之方  
具有條理而言之娓娓可聽行之不免窒礙者往往有  
之。至若陳進諫之方論觀人之法頗尚權謀亦矜機巧  
或有時非儒者之言。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日錄有云。禱策士之文蓋不啻發  
其覆矣。

書勺庭文鈔目錄後三

人之心思才力精神意氣專注於此一事而舉天下萬  
有不齊之事無一之足以擾其靈明櫻其念慮而且寢  
食以之性命以之則其此一事者自將絕類離羣登峯  
造極雖使古人復生夫亦未肯多讓。叔子藉祖父之遺  
未嘗謀食早棄舉子業高居翠微峯畔無一事之縈其  
懷惟是讀書講學考古論文寢食於左國史漢唐宋八

家之中而性命以之直終其身焉爾矣用志不紛乃凝於神精能之至出神入天又何怪焉

叢談 曾氏燦曰叔子愛蘇明允故其文特雄健往往好出高論奇識凌厲古人後則多和平嗚咽往復而不盡又幾幾乎歐陽文忠所爲然其精悍之氣逼出于眉宇不可得而馴伏也 陸氏隴其曰從譚祖豫借魏冰

叔集其文確是一家言直與歐蘇相上下又曰魏冰叔文有云二帝三王之言天也傳注百家歷象也說得最好又曰魏冰叔易詩書禮春秋之氣得其一皆足自名而世之言氣則惟以浩辭蓬勃出而不窮動而不止者

當之於是而蘇軾氏乃以氣特聞論氣最好 宋氏舉

曰叔子文不名一體與衍精卓切於事理而或者疑鹵

莽於經學又曰文必有爲而作踔厲森峭而指事精切

鑿鑿乎如藥石可以伐病者魏氏之文也又曰禔既謝

諸生益肆力爲古文辭授徒窮山喜讀史尤好左氏傳

及燕洵其爲文主識議綜練世務而凌厲雄健不屑屑

規撫形肖如世之貌似大家者遇忠孝節烈事則益感

慨激昂摹畫淋漓故其所爲新樂侯劉文炳傳及姜埰

江天一諸傳尤工 許氏汝霖曰叔子奇力變化而矩

獲森嚴鴻洞踔厲籠蓋諸家 馮氏景曰寧都文有議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五

論好而失考據筆鋒利而少幹旋又曰其文之曲折處在能縱然其病正在此波折太過繆戾叢生嘗與侯官高雲客兆長洲吳荆山士玉極言之切中魏病歸安唐進士琦曰叔子文一縷心精蟠天際地無隱不燭無堅不摧桐鄉葉明經良球曰江右魏叔子作踔厲變化脫盡前賢蹊徑縱以商邱之雄邁秀水之古雅尙有轍跡可尋若春容渾雅克稱勅敵者其惟證人堂長乎愚按敘事之文叔子變化迷離引人人勝字裏行間抵徊宕往神似歐陽可云翹楚也已他若壯悔堯峯湛園竹垞在陸青門於古人法度神而明之各造其極均

堪千古至議論之文窮形盡相直湊單微純乎三蘊勝處而仍饒昌黎氣概廬陵南豐風味當推叔子爲第一而壯悔次之勺庭之文議論縱橫法度嚴密愈縱橫却愈平實愈嚴密却愈扶疎六轡在手一塵不驚神乎技矣勺庭無子嘗曰吾有三子左傳經世長子也日錄次子也文集三子也經世固佳然愚以文集長子也日錄次子也經世三子也勺庭之文美不勝收直是難選青門極口劉文炳姜琛江天一三傳而予均未之錄可以見佳篇甚多不免有遺珠之憾也丁秀才子復曰叔子負經濟之才抵掌古今成敗得失洞若觀火

雖未免出入功利而諳練周密中正復持重不苟行文  
英鷲峭潔精悍逼人時露偏霸之氣卒亦不詭於道也  
亡兒學堅曰偶閱縉紳錄所載江西寧都州風俗有  
士習古文四字後徧闕天下州郡均無之

勺庭文鈔

雋不疑論

古之能斷大事者其持理必正大明切足以服天下之  
心故衆議有所不能奪然倉卒之間衆人之疑未易以  
正言格者往往別持一說以勝之雖不必其言之確而  
衆議無所伸其惑不辨而自解國家之禍遂以潛消默  
禦而不作後之論者無執辭以害其意又或見其事之  
濟而不知其說之非抑知其非而不知其非而有所甚  
是者蓋不在區區之間也吾讀雋不疑收縛衛太子事  
而有以知之昔者漢昭之世有自稱衛太子詣北闕者



諸公卿將軍雜視丞相以下，並莫敢發言。時不疑為京兆尹，後到，獨叱從吏收縛眾，以是非未可知為疑。不疑曰：諸君何患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拒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於是天子與大將軍皆嘉嘆不疑，以為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于大誼者。當衛太子之以讒賊得罪也，天下莫不寃其後。合狐茂上書，武帝感悟，不幸太子自經死，猶封賜戶，及抱解太子者為列侯，田千畝。卜急變，帝又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于湖，帝心之悔。

限亦能甚矣。使此時武帝尚在，衛太子未死，帝即不更

立。必且王以大國父子之情，益篤他時，而顧謂得罪先帝為罪人，至今詔獄嗚呼不疑。苟病風喪心之人，則可。否則天下悲其寃於當時，而不疑文致其罪于事久論定之日。武帝身親悔恨，不疑乃誣先帝于既死，而囚縛當日之儲君，是蘇文、江充之所為也。而不疑亦為之乎？且其經術則又謬甚。祭仲逐君為行權，輒義可以拒蒯瞶。此公羊氏之邪說也。晉申生自殺，陷父子過。君子以為仁之賊，而正名求仁諸說見於論語。顧信公羊之邪說，而沒聖人之正論，此不通之尤者。而謂其可以折眾人，無是理也。然則不疑何以若是日太子之死不疑知。

一、句、定、案

之審矣。張富昌、李壽之封事甚顯，著非有幾微不足明也。然使不疑，明言其偽，則必有人言其真者，謂其已死，則必有以爲有托，而然若公孫杵曰：趙武之事者，當其時，吏民觀者數萬，石將軍勒兵闕下，備非常，可謂主少國疑，震驚危難之會矣。朝議紛紜，不決，日復一日，奸雄生心，黠者志取富貴，愚者惑于耳聞，雄俊之徒倡義于外，朝士若上官桀輩，陰伺于內，因以煽動天下，悲思太子之心，則漢之天下可以立危，唯以衛太子得罪先帝，爲有罪，則真偽可以不辨，而漢人篤信公羊引經以斷，亦無復知其非者。故衆議可以一言而決，甚矣不疑之能權也。今夫解紛亂者，不控拳，然用有所急，則亂絲有時而可斬，何者？優游以解其紛，此可以禦平，而不可以應卒者也。龔遂曰：治亂民如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高洋曰：亂者必斬，嗚呼！得二說者而用之，經權之際，思過半矣。

高允論

國書之役，高允既免罪，出語人曰：吾不敢愛死者，恐負翟黑子故也。魏子掩卷而嘆曰：甚矣允之言欺我哉！允忠誠正直，口無所擇言，身無所擇行，雖微翟黑子，必不愛死以欺君，然允必爲此言者，至高之行人所樂居而

允顧退然自托於小善此古人所為不可及也或饋楊  
震金曰暮夜無人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  
無知宣德中周忱薦龔翊為太倉學官翊辭不就語人  
曰我仕無害於義但恐負金川門一慟耳夫廉吏惡不  
義之財雖使天地間無復有鬼神震必不受金中忠臣疾  
不義之祿雖金川門不痛哭翊必不仕且夫翊一門幸  
耳非有知己之恩國事之責也既已更歷三朝身逢賢  
聖之主矣而介然不肯少汚其志可不謂大賢矣哉魏  
子曰吾於允得保身焉中牟既定趙簡子義田基而賞  
之基日一人舉而萬夫俯首智者不為我受賞使中牟  
之士區恥不義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易曰君子以儉德  
辟難有以夫

蔡京論

昔司馬光欲復差役之法為期五日同列病其大迫蔡  
京知開封府獨如約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  
之有其後紹聖崇寧間首指光為姦党使賢士大夫盡  
遭荼毒流禍生民馴至亡國者則皆京為之倡也魏子  
曰知人之難豈不信哉古之善用人者非必盡有高世  
之識也內設大公之心外破一成之見因其跡之所可  
見者參驗於眾論而衡之以理則久之而真偽短長可

以互得嘗觀世所號君子必其愛君子而惡小人然君子惡小人之異骨已者而愛君子之同已者夫惟同已之愛則小人可以出沒其間而入得其懽心故吾謂小人之難知非獨其才足悅也始莫不有過人之行嶄嶄然立名義于天下足以大服君子之心而及其後得天下之柄禍遂至於不可救蓋自古有之而宋之小人工此術者尤衆是以接跡而不絕以至於亡因京互見青城之役金人立張邦昌爲天子秦檜與馬紳吳給共爲議狀金師極言異姓不可立願復嗣君以安四方金人怒執檜去及檜南還高宗曰朕得一佳士方檜之以抗節北去奔而

南還也其誰不謂忠而惡知其後之至於此王欽若請遣使除逋欠釋囚繫丁謂請罷兵扼轡冠而蔡卞知宣廣貨貝一無所取夷人廉其去以薔薇露洒其衣而送之且夫人有矯名立節以取榮譽及於得志恣行其私者有砥行礪志出于本心晚節不終一敗塗地者有希君相風旨以忠直爲諂諛廉潔爲勢利者有性之所秉長短各殊或直而不廉或仁而不忠或剛介而嫉妬寬厚而貪汚者是故君子之用人以其善而信之與以其確論善而疑之則皆可以失人僱役本非當改光以安石法必盡改之後快至成見所持則蘇軾之諍執不免于忤

蘇軾之諍執不免于忤

而京之將順不免於喜也秦檜在紹興爲奸一耳或趙鼎以爲小人張浚以爲君子或浚以爲小人鼎以爲君子一人之見先後倒易豈非同已之蔽哉噫此爲學不能克己終不可以爲宰相也與

續續朋黨論

歐陽文忠作朋黨論辨君子小人之分所以告其君蘇文忠作續朋黨論教君子去小人之術所以告其臣傳曰惟無瑕者可以戮人君子自護党而欲除小人之党欲其君不以党人目之得乎世愈變君子趨愈下學術不明弄壞天下之人心而其禍歸于君父也余評次二

篇已爲太息流涕作續續朋黨論

君子曰朋小人曰党小人以勢利相比有党而無朋君子以道義相輔有朋而無党故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党書曰無党無偏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嗚呼是可以爲君子矣朝廷有党則國將亡漢唐宋是已吾以爲三季之君子漢唐除宦官不勝宋以新法取怨小人其謀迂疎或失之過與不及然莫不有嚙然不滓之行生不愧於君死可以見祖宗於地下雖殺身亡國其志爲可悲也近世則不然所號爲君子者其始類能廉潔勁直嶄嶄然取大名於天下言人所不敢言爲人

所不敢為及其名日盛而權日歸則異已者去之惟恐不亟欲去異已必先植同已門生故吏薦引稱譽之方不遺餘方使布列于朝廷于是同已者眾而其去異已也愈力矣從吾党者雖其人有可斥可殺之罪則必率眾而援之曰是正類也其罪可原也不從吾党者其人雖有可用之才可賞之功則必排抑之曰是邪類也不可令其得志又或其父兄舉主偶出于吾之所忌必且窮究其源流絕之於吾党而後已而一介之士下僚之吏其才氣足以犯難扞眾而其身兩無所屬者則必折節羅致之時其緩急而謀其榮辱誘以功名之途教之

自固之術及其得志則甘為死党而不辭羽翼蠅固之勢或以天子之威有不能令行禁止于其下又其甚者陽為名高而即以名高收厚利近謀身家遠慮子孫蓋嘗較其爭名趨利專權怙党之私心與彼所謂小人而急欲去之者求其毫髮之異不可得猶謂七然号于人曰吾君子之黨也則日取小人而培擊之彼小人者独背甘心乎是以上不足取信于君下不足服天下之公論而正直仁恕之士則不屑身與于其間此其人雖扞小人之禍激世主之怒以至於死嗚呼吾不知其何以為死也是故由歐陽子之論可使人君不以君子之党

皇朝文獻通考卷五十八

為疑而君子或借其說以助標榜之私由蘇子之論可使君子善于去小人之黨而不能使君子服小人心以取信于其君唐文宗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吾以為去小人之黨易使君子自去其黨難夫君子者必使其身毋近於黨人之所為則幾矣

殉節錄序

嗚呼此知隨州徐公殉節錄也當時州縣吏使盡能守死拒賊如公賊雖強其鋒必數折銳鈍而不可用羣州縣清野堅壁賊勞於攻無所得食其勢可以自斃何至全楚破陷蹂躪秦豫神京六沉豈不悲夫獻賊攻隨州

月十三日公以羸卒乘城出奇兵殺賊力竭絕援身巷戰擄獲斷脰以死一子二妾諸奴婢從死者一十八人可謂烈矣天子嘉憫贈官太僕卿賜祭予蔭生建特祠二褒忠之典於是為盛州縣吏宜觀感奮與舉命昌場爭自致身忠臣烈士乃其時叛降相繼聞風棄城守抱頭竄伏以免者往往而是抑獨何與天下之亂莫不始於州縣州縣得人則亂不及府七得人亂不及省會省會得人亂不及京師州縣選非其人釀毒决疽禍延都會勢有必至然當時州縣吏權太輕細故與除必積累而上大有司不報可終不得行又所簡科目士率皆以

○兩隨州○登州縣○州縣用人○之失也○有取士官制○兩

○會得人亂不及京師○州縣選非其人○釀毒决疽禍延都會○勢有必至○然當時州縣吏權太輕○細故與除必積累

○而上大有司不報可終不得行○又所簡科目士率皆以

時文進身不習世務夫以不習世務之學居甚輕之任而當大難民社存亡繫于反掌死生決于呼吸雖賢者猶不克勝况貪庸齷齪者乎此公之才與烈所為不可及也公諱世淳字中明嘉興縣人中萬歷戊午舉人先在重慶推官有政聲禧特敘其大節因及州縣治亂用以告後之人使有變計焉

### 彭躬菴文集序

躬菴先生為文章務以理氣自勝不屑七古人之法而予少時好議論後乃更好講求法度獨每見躬菴文則顏色稍沮心怵惕而不寧嘗嘗譬之戰聞弓人聚六材以

為深弓矢人相筈砥羽以為兵矢而使貫虱承挺者然拔山之夫瞋目直視則矢弓矢落反馬而入壁夫然後知氣之盛者法有所不得施而躬菴之文則又非未始有法者故嘗譬之江河秋高水落隨山石為曲折盈科次第之跡可指而數也大兩時行百川滂滙澆滄原潦之水注而益下江河溢上漫衍亡其故道而所為隨山石曲折者未嘗不在顧人心目驚潰而不之見躬菴少負大志周旋各公鉅卿間立義聲于天下其後或蹶或起要身所歷事最多故其文一主天用遇事感慨激昂連類及較輒古今呼搶天地而不能自忍予兄弟



知世有偉人度外事則目交躬菴與林確齋始而躬菴  
一見予遂定交同確齋徙家相就談數十日夜嘗謂予  
百數十年間天下之病小人中于偽君子中于虛君子  
說。瓜。半。世。人。才。虛美相高無實學以撓天下之亂故小人一務于偽不  
可救止又極稱司馬德操儒生俗吏不失時務四言謂  
足與虞廷十六字相配予驚以為奇論而甚安之逮今  
二十年躬菴予所以見之文章者率不越此意蓋天下  
反。越。之變如江河潰決四出夷城郭宮室破沉塚墓殺民人  
在俄頃之間而儒者徒欲以白馬室珪行禱祀或竦身  
當其衝爭之以死俗吏擊里鼓徵徒役糾一束之薪一

抔之士以謀闕塞則亦茂何其能濟也易堂諸子中鹿  
鹿無狀莫過予而確齋貞疾且十年躬菴今年年六十  
又皆甚貧以衣食之故勞苦其身亂其心先。限。才。上。余竊懼夫托  
諸文章以空言自見者亦將止於是而不能進也悲夫  
躬菴文章氣魄凌厲一世文氣魄亦肖之

伯子文集序

伯子之論文曰由規矩者熟於規矩能生變化不由規  
矩者巧力所到亦生變化既有變化自合規矩伯子於  
古人文無專好其自為文亦不致乞求古人之法虽頗  
嗜漆園太史公書為文遇意成章如風水之相遭如云

在天卷舒無定得莊史之意然未嘗稍有摹倣吾故嘗語季弟以巧力變化而合規矩伯子所自道則然也伯子性晚畧於事而人情當世之故深鍊熟失入於毫芒生平落七然瓊瑜並見最以掩過飾所長高言欺人爲耻嘗從大帥畧地東粵有游宦者將就戮伯子力請釋之其後於吾鄉爲方面太吏伯子適鄉試事畢不通謁知者咸歎其高伯子曰高則吾何敢夫吾有恩於人吾豈能忘之哉是固知吾籍里者也不忘當求我不求而我往其將不見德庶或以慚而怒乎伯子諸所論述明於人情及不托高名以自飾類皆如此亦交亂以來吾兄

弟皆負伯子勿勞苦其身推食二弟故記室幕府日多所作成事文明切昌厉與平時如出而人今皆無所得錄又年未三十時成詩文已八十餘冊後輒每年刪而焚之存者不及七八寸伯子曰多作不如多改善改不如善刪然其所刪亦頗有可觀者辛亥長至日叔弟禧拜書於毘陵之容園

京口二家文選序

首起

京口二家之文何雍南意思深厚程于一才氣英多然其工古人格調出入諸大家則皆同故能蔚然爲東南之望南北士過京口失不失必以二子爲歸辛亥夏余

自揚州渡江遊金焦就訪二子則知名姓甚熟蓋曾得

余交卻程村處選入文概中於是局予敘其一家之文

予曰夫二子豈獨當以文名天下哉易曰二人同心其

利斷金朋友之義相濟以異而相成以同吾聞二子之

為朋友也學同業居同財疾病患難同扶持出入同交

游數十年未之有變世以營鮑目之已亥之難京口被

兵火接法最趨而陸雍南將逃死紆迴烈焰中逾救時求干一既得然

後同去山在水中者恒名孤金焦皆峙水中而二山

相望終古若朋友之相同宜其有二子以應之故遊京

可億萬計二人力甚微而易稱其利至於斷金理未可

以迫明蓋崇深觀古今得失成敗之故而有以加之今

夫天下之勢始於以眾用寡卒於以寡御眾今以二人

合志併力而臨一人則一人服矣以三人臨二人則二

人服矣是二人常得五人之用也以五臨人積而至於

十百千萬勢莫之有異其端突白二人同心始故曰一

介之士必有密友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名之臣蓋言

同也周之共相齊之鮑叔管仲鄭之子皮子產以至霍

光田延年之龐立羊祜杜預之平吳裴度李愬之平蔡

寇準王瓊之渡澶洲李綱吳敏之請內禪率由是道二

國朝詩話卷五十八

子推是以往豈惟文章雖落天下之事可也

論世堂文集序

地懸於天中萬物畢載然上下無所附終古而不墜所以舉之者氣也人之能載萬物者莫如文章天之文地之理聖人之道非文章不傳然而無以舉之則文之散滅也已久故聖人不作六經之文絕然其氣未嘗絕也聖人之氣如天之四時分之而為十有二月又分之而為二十有四氣得其一氣則莫不可以生物六經以下為周諸子為秦漢為唐末大家之文苟非其肯於道則其氣莫不散之以傳書詩易禮春秋之氣得其一皆足

以自名而世之言氣則惟以浩瀚蓬勃出而不窮動而不止者當之於是而蘇軾氏乃以氣特聞子瞻之自言曰吾友如万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自知也行乎其听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而乃以氣特聞氣之靜也必資于理七不實則氣散其動也挾才以行才不大則氣狹一然而才與理者氣之所憑而不可以言氣才於氣為尤近能知乎才與氣者之為異者則知文矣吹毛而駐於空吹不息則毛不下土石至突氣絕而朽壤則山崩夫得其氣則泯小大易昌弱禽獸木石可以相為

國朝七四家文金卷五  
三  
而况載道之文乎。視之以形而不見，誦之以聲而不聞。求之規矩而不得其法，然後可以舉天下之物而無所撓。敗琅霞，糞子之言文，主乎氣者也。其文浩瀚蓬勃，出而不窮，動而不止，依乎六經而不背於道。雖欲不以氣許之，夫焉得不以氣許之也。

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文亦有之。

任王谷文集序

吾嘗謂今天下之文最患於無真氣。有真氣者或無特識，高論又或不合古人之法。合古法者或拘牽摹擬，不能自變化。是以能者固多壞，一繼供沉深峻削之文所

在而有求其足自成立。庶幾古作者立言之義則不少。概見宜與任王谷隱君子學。而能文者也。其人易直淳古，故其文多真氣。而又深於古人之法。王子春予同客毘陵陳椒峯家，日夕論古文，各出所作相齟切，予甚好之。而王谷乃言：吾平生好侯朝宗文，今觀子殆勝之也。予往讀朝宗壯悔堂集，見有與任王谷論文書及王谷所作朝宗遺稿，敘固心失。王谷然初與王谷飲酒，貌朴魯，終夜訥七意，以爲鄉三老。挾兔園冊來者，爾既知其姓名，又盡讀其文，乃大驚。時家伯子在座，因相笑曰：世何必無邱邦士、邦士予姊婿，其人神明內蘊，負絕人

之姿文學為吾黨冠然士本彫骸人不識以為柯老少  
年負才氣者至或不與拱揖後乃驚服踴躍面發赤不  
能出語然則貌固不可相士而神明內用者其致工也  
深理當有然也吾聞朝宗高氣雄辨凌厲一世人獨與  
王谷深相引重朝宗之人與交則甚相似予每讀朝宗  
文如當勅敵驚心動色目睛不及瞬其後細求之疑其  
本領淺薄少有當於古立言之義又是非多愛憎失情  
突而才氣奔逸時有往而不返之虞然朝宗使不早世  
得竟其所學則豈易及哉吾與王谷才皆下及朝宗而  
王谷論旨醇正足以相為勝王谷好學不怠其進於古

作者無疑予則雖乎後矣王谷謬許予予其何敢以為  
然慈谿有姜宸英者予愛其文與朝宗並王谷他日相  
見其毋交臂而失也

陳椒峯曰以朝宗作波瀾又以邱姜點綴好

曾庭聞文集序

曾庭聞自萬里歸已曰正月會飲於三峯盡歡壑風于  
尺側上吹牆屋洶洶有聲雨雪雜下庭聞出其所為  
古文使余論定庭聞之文句格法昌黎而蒼莽壯犖矯  
悍尤多素氣予與庭聞為童子時同學庭聞天資甚魯  
終日讀不盡十行長省尊大夫於京師數過吳門與吳

國朝詩話卷之五十九

十四

中名士遊其文斐然一變而庭間之名盛於東南近二  
 十年則出入西北塞外嘗獨身攜美人騎馬行萬餘里  
 最好秦中風土至以寧夏為家而庭間名在西北其文  
 又一變庭間歸相見予於山中毛衣革鞜雜佩輓帶  
 刀礪面目色黃黝鬚眉蒼涼儼然邊塞外人回視向者  
 與予吟嘯華礪間及細履緩帶為三吳名士時若隔世  
 人物嗚呼庭間之文多秦氣何足異也友章視人好尚  
 與風土所漸被古之能文者多遊歷山川名都大邑以  
 補風土之不足而變化其天資劉瑜司馬遷龍門人縱遊江  
 南阮相彭蠡之區故其文奇恣蕩軼得南戒江海烟云

草木之氣為多也余讀史嘗怪赫連氏初無功德而興  
 之暴西夏強且久與宋室為終始此必有所以自強固  
 者不獨恃甲兵之力間披輿圖按其處距長城外河西  
 數十里自分力劣弱終身不能至詳考其興亡盛衰之  
 跡而庭間乃竟以是為家邊徼風土人情叛服滄亂必  
 有深知其故者他日著之文章當不止如史傳所紀載  
 也

宗子發文集序

今天下治古文眾矣好古者株守古人之法而中一無  
 所有其弊為優孟之衣冠天資卓犖者師心自用其弊

爲野戰無紀之師動而取敗蹈是二者而主以自滿假  
之心輔以流俗諛言天資學力所至適足助其背馳乃  
欲卓然並立於古人嗚呼難哉雖然師心自用其失易  
明好古而中無所有其故非一二言也吾則以爲養  
氣之功在於集義文章之能事在於積理今夫文章六  
經四書而下周秦諸子兩漢百家之書于體無所不備  
後之作者不之此則之彼而唐宋大家則又取其書之  
精者參和雜糅鎔鑄古人以自成其勢必不可更加  
故自諸大家後數百年間未有一人獨創格調出古人  
之外者然文章格調有盡天下事理日出而不窮識不

高貴廟堂事理不足開係天下國家之故則雖有奇文  
與左史韓歐陽並立無二亦可無作古人具在而吾徒

似之不過古人之再見願必多其扁牘以勞苦後世耳  
日何爲也且夫理固非取辦臨文之頃窮思力索以求  
其必得鍾太傅若書法日每見萬彙皆晷象之韓退之

稱張旭書變動攝鬼神不可端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  
可愕一寓於書人生平耳目所見聞身所經歷莫不有  
其所以然之理雖市僧優倡大猾逆賊之情狀灶婢丐  
夫米鹽凌雜鄙褻之故必皆深思而謹識之醞釀蓄積  
沈浸而不輕發及其有故臨文則大小淺深各以類觸



國朝文獻通考卷五十八  
七  
沛○乎○若○決○陂○池○之○不○可○禦○譬○之○富○人○積○財○金○玉○布○帛○竹  
頭○木○屑○糞○上○之○屬○無○不○豫○貯○初○不○必○有○所○用○之○而○當○其  
必○需○則○糞○土○之○用○有○時○與○金○玉○同○功○吾○蓋○嘗○見○及○于○是  
恨○力○薄○不○能○造○其○藩○籬○自○易○堂○諸○子○外○不○敢○輕○語○人○而  
長○安○王○築○夫○室○應○朱○秋○崖○與○化○宗○子○發○嘗○相○與○反○覆○一  
日○子○發○持○其○文○屬○予○序○論○旨○原○本○六○經○高○者○規○矩○兩○漢  
與○歐○陽○蘇○曾○相○出○入○子○發○持○高○節○獨○行○古○道○而○虛○懷○善  
下○人○他○日○所○極○吾○烏○能○測○其○涯○涘○故○爲○述○平○日○所○與○論  
失○者○以○弁○其○端○嗚○呼○天○下○之○可○語○於○此○者○蓋○多○乎○哉

四此堂摘抄序

門人曾序請選王文成公陽明別錄竟復請選四此堂

稿四此堂者吾伯子東房所爲浙江幕府奏記告諭公  
移之文也世郡縣吏至方面大臣莫不有咨其文字例  
不自作而是時巡撫范公各承讓以廉公名震動天下  
至賑荒蠲賦諸事所活兩浙民數百萬計蓋百數十年  
所僅見聞而其講求區處之方文告之辭客與有力焉  
伯子既摘抄所作歸示見輩予因得盡觀嘗謂諸子世  
傑世傑曰陽明別錄有識者惟服爲古今文告第一蓋  
文成公平賊諸疏及區處平服地方疏其思慮精密仁  
之至義之且雖聖人復起無以過而文章雄肆鉅麗則

又漢宋以來文人所不逮其他明健簡切使言無餘意  
華無溢字則東房所作時或過之東房天性疾惡其論  
爲治也日不去小人必不能用君子不除民之害必不  
能興民之利如治田者不斬荆棘蕪藜霍而欲以種良  
苗則必不能故其生平所建白規置往也怯於與利勇  
於除害以爲利民之事嘗或至於害民而民害苟除則  
雖不與利而固已利之此其說自申韓以至聖人不能  
易也吾嘗觀文成書開府顧南以來所當皆盜賊叛逆  
其日夜之所思身之所爲率皆斬殺攻取慘酷之事然  
其去小人也必使有自容之地罪人也必使有可贖之  
路殺人也必有哀憐惻怛求其生不得之心征調戰伐  
旁午紛紜必經營夫厚風俗興禮教之本故雖疾惡如  
仇除惡者務盡而廓然見天地之量焉藹然見父母之  
心焉雍容寬裕見儒者之器焉今夫鋤草所以衛苗而  
鋤之過甚或至於傷苗汗下所以已疾而過用之亦多  
至於益疾是故善治者能使惡人不害民而已足矣善  
田者能使惡草不傷苗而已足矣而草之爲類雖愛苗  
固不可得而盡除則亦天理之所兼容人情之必至也  
知此說者可以讀東房之書世傑退以告伯子伯子聞  
而是之遂敬書以爲序時乙卯閏五月

皇朝詩林卷之五

信芳齋文集序

吾友王君克承之仲子源字崑繩與其兄汲公以文學名於時崑繩岸異多英氣自其十數歲余輒器之及再來廣陵則崑繩為文章已成帙作項籍論縱橫馳騁若前無古人者各下士爭譽之余未之許崑繩口不言而意爽然也丁巳秋崑繩謁余廣陵領下鬚已長四寸目光閃閃逼人比著書高二三寸而崑繩年亦已三十矣再出項籍論則議論多肯要法度老成且曰源往者不自得久而心服先生之言於是縱觀其文文之可施於用者十而五矣崑繩為人伉爽好大畧為文多法史漢吾門人孔生尙典文最英悍余嘗譬之馱駝之馬然其實用處不及崑繩也嗟乎吾老矣而崑繩今不可為少彼鄧仲華周公瑾何人哉人學問當有變化少年英器中晚之歲貴沈深掩抑使不顯其光吾他日以崑繩之文觀之矣

王竹亭文集序

泰和王子竹亭以能古文名於時天下非常之士則獨稱其志識丙辰秋予與吾友彭躬庵相見於富田曰吾往言王竹亭今為湖西一人無疑吾今而後其可以死矣夫予驚嘆欲急見之而竹亭且來中道病作已詣余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五十五

志識

金蓮山又同避兵於雲塢所言皆天下偉人大事並恨  
 相得晚然竹亭終好古文相與議論左史以下名盡其  
 所見又出平生所為文使予論定竹亭之文大小修短  
 各有意思不苟作能古文尤長於論古人是時竹亭舉進士已  
 七年其言有抱道窮山之士所不能言者天下皆稱竹  
 亭之文為不朽不知不朽者何在知竹亭之才有用於  
 世而不知其何以用也天下奇才志士磅礴鬱積於胸  
 中必有所發不發於事業則發於文章名理之言經物  
 濟世之說在世人皆可以襲取獨其所不能名言之故  
 料酌古人之是非低徊歎息百折而不忍下其苦心精

思則亦惟天下非常之士可以想見其餘何定知之而  
 况於襲取而偽托之乎今古文徧天下莫不自命不朽  
 然志識卑陋不出米鹽梓曰之間及夫臨文拘牽萬狀  
 首尾衡決是其終身所經營意皆在於速朽而顧求為  
 不朽之文噫可嘆也雲塢去郡城數十里去孔道數里  
殺沉姓豪進軍涉淋漓  
 時郡中大攻戰炮聲徹左右耳而予方序竹亭之文典  
古文志識並收  
 竹亭上下古今意氣益激昂開眼惜躬庵先予去不得  
 使之一論定也

陸懸圃文序

興化宗子陸懸圃以高節能文章名於江北四方士

國朝文獻卷五

三

稱曰宗。陸子與子舜為莫逆交，序其文，又嘗讀懸圃文，慕之，兩過興化，皆不復留書與之而去。丁巳，予客揚州，懸圃得書自泰州來，會於是，益讀其文矣。懸圃文以直道自任，有毅然之色，與其為人相似。其論必關世道，法必取裁於古人，為今文章士所不易得。嗟乎！懸圃非獨文士也。然而可與言文章者，非懸圃誰哉？予嘗與論文章之法，法譬諸規矩之形，圓矩之形，方而規矩所造，一切無可名之形，紛然各出，故曰規矩者，方圓之至也。至也者，能為方圓，能為不方圓者也。使天下物形不出於方，必出於圓，則其法一再而窮，言古

文者曰伏曰應曰斷曰續，人知所謂伏應而不知無所謂伏應者，伏應之至也。人知所謂斷續而不知無所謂斷續者，斷續之至也。今夫入壇墠，履鬼神之室，明神肅森，若生人之可怖，然卒以為不若人者，俯仰拱挺，終日累年，不能自變化，故也。今夫山屹然崩，崩終古而不衰，此山之法也。瀉水於孟，孟方則方，孟圓則圓者，水之法也。山以不變為法，水以善變為法。今夫山禽獸孕育飛走，草木生落，造雲雨，色四時，一日之間而數變，今夫水瀉於平地，必注於窮流，其所不平，瀉之萬變而不失，今夫文何獨不然？故曰變者法之至者也。此文之法也。若

夫積理以爲文則吾序子究論備矣

冷又湄江冷閣集序

○宋○赴  
一邱一壑之間必有人焉大山大澤其鍾而爲人也益  
奇○然○其○人○不○必○見○於○通○都○廣○邑○而○見○於○邱○壑○之○間○者○時  
也○雖○然○其○人○之○性○情○不○樂○通○都○廣○邑○而○樂○邱○壑○則○大○山  
大澤之氣必鬱而有所發冷子又湄京口人京口臨大  
江○南○山○萃○嶽○深○博○其○峯○嵐○之○秀○被○於○江○北○而○又○湄○善○詩  
文○則○卷○而○藏○於○邱○壑○之○間○嗟○夫○此○其○性○情○豈○不○甚○遠○哉  
丁巳秋又湄同宗子究渡江訪予揚州予適臥病不能  
談○留○兩○日○去○既○而○讀○贈○予○詩○病○已○讀○江○冷○閣○集○逾○月○則○又

以○異○於○古○人○者○何○在○又○湄○詩○若○文○並○高○清○絕○俗○樸○而○不  
靡○是○真○邱○壑○中○人○也○而○大○山○大○澤○之○氣○則○已○隱○然○而○可  
見○矣○予○日○牽○人○事○病○間○作○不○能○答○又○湄○詩○及○書○爰○於○卷  
首○率○爾○書○此○寄○子○究○報○之○吾○前○日○遊○平○山○堂○倚○檻○望○江  
南○諸○山○悠○然○遠○想○固○未○嘗○不○思○又○湄○也

梓室遺稿序

予○謬○以○古○文○教○授○山○中○兄○子○世○傑○從○講○論○最○久○頗○得○窺  
門○戶○嘗○能○刪○除○吾○文○字○論○古○人○亦○自○出○意○見○相○發○明○予  
爲○刻○若○于○首○請○正○世○之○大○人○先○生○伯○兄○既○久○客○外○傑○於

羣從長內外支吾少讀書善病丁巳三月予客廬陵山中還書戒勉欲其卒有成就不幸逾五六月而傑以伯兄之喪死矣初傑從季父夜行八十里往視父殮蓋棺之頃拔佩刀自刺者再為人所持遂奮拳捶胸死血結於少腹目終日上視腸腹痛倭不能立踰二十日遽死哀哉吾兄欲紿桑梓之禍身罹凶毒傑以痛父殞命聞者莫不哀悼嗟惜而吾兄弟骨肉之痛門祚之感永終天日無有已時而傑方以學之將成而竟不能有所成也吾嘗謂吾及門中唯傑將來可獨任事讀書處世足有成立乃不克永年以死可不重哀而痛惜哉簡其詩

中得存稿若干首為續刻而編次之自吾返勺庭抑心釋慮以教授諸釋孫講藝之際門人旅進旅退忽忽四顧獨亡有是人嗟夫予年衰無子他日嘗以遺稿屬傑及諸善奉行世者為吾次第刊布而今乃以其殘文斷簡煩吾老人也悲哉戊午九日勺庭叔父禱故淚書

二汪遺詩序

二汪遺詩者汪子舟次之弟三韓季瑑之作也三韓性又○以○舟○次○為○紀○仇適為詩若不經意而自然高爽得古人之逸凡一百一篇三韓初以善病學于吳門馬羊山病既瘳方年少氣銳得其師說益大言高論以古人自期或開口罵世

自月... 定

上人舟次往往推抑之。而三韓以知吐納術。輒自恃。輕用其身。耽于酒。竟以此殁。病卒。舟次以為恨。而痛其才。至今悲之不已也。方三韓之病。季璩侍兄疾。數月不懈。季璩之少也。舟次以其不令。惡之。至是大喜。三韓死。會家益落。季璩乃委身主會計。毫髮無所私。三年而病死。死之日。妻子敝衣衾。簡篋中得質肆紙數十。舟次益痛哭。初舟次以善詩名當世。既而三韓又能詩。舟次嘗與季璩夜飲酒。謂之曰。汝何願。對曰。但得家饒足。不憂父母。吾有詩百首。傳於世足矣。而季璩乃竟能詩。及死得葦溪詩一冊其清新可存者蓋六十餘篇其不及百篇

者命也。嗚呼。使二人者不即死。或更展十年二十年。死安知其不與舟次方駕。惜哉。舟次哀二弟。為刻其遺詩。而請予序之。遂並次其為人。以告於世。三韓汪錡。季璩汪瑋也。

許士重詩序

山靜而草木生。人靜而思慮出。詩之為物。觸於境。感於事。而勃然發。諸言是動物也。然非有靜氣以為之根。則豈然雜出。不能自成其文理。雖工於句字。俊於文。而真意消亡。無復可以言詩。歛許子士重。靜者也。身處閭閻。而有深山之容。與之接言。訥然不出。諸口退然如不勝。



其衣吾意許子其當為詩人與他日故人羅飯牛持一  
 編過予曰此士重詩也士重蓋可與言詩者而又以子  
 為能言子其言之予力疾為點定而告飯牛曰子善畫  
 吾請與子言畫接外吾臥翠微山中常犁且起望天宇初開  
 萬物東作殷殷隆隆山色鬱然而虛靜無一物每恨不  
 得如子者追而畫之夫尺幅之畫山水草樹石樓臺人  
 物之形風雲之變紛然雜出其上素之所餘幾不足  
 容指而善畫者之畫則若未嘗有一筆一墨之著於其  
 間此何以哉靜故也吾寓桂山與孔正叔先生夜半起  
 望月詩曰竹露滴空階草蟲鳴宿莽始知靜者心原不  
 辭眾響豈羣籟競作而境愈寂予於是嘆靜者之一無  
 所有而無所不有也許子詩情真而意恬吐詞有章而  
 斐然澤於文藻非靜其誰能之子其為吾復許子許子  
 益務知乎靜之為無所不有則豈獨於詩口工矣哉

善德紀聞錄序

予游揚州聞善人閔君象南力善數十年不倦無幾微  
 近名之意閔君稱素封余願見之以嫌未嘗懷刺及門  
 然余五到揚每到必聞聞益詳余嘆曰此直善人也嗚  
 呼人者天地之心主論不善則天地之心病心病則耳目  
 質亂血脈榮衛交錯而百病作是以有日蝕星凌山崩

地震水溢旱乾之症。人民橫死盜賊發生。牛馬雞狗魚。鼈。林。木。卉。草。金。石。之。物。皆。不。遂。其。性。故。曰。天。不。生。善。人。天。道。滅。人。不。行。善。事。人。性。絕。人。性。不。善。也。善。存。於。心。不。見。於。行。事。是。財。五。穀。之。嘉。種。而。不。春。漸。以。饜。也。其。實。與。窮。而。死。同。且。夫。天。下。之。人。至。眾。矣。窮。困。者。眾。何。以。我。獨。豐。於。財。愚。者。眾。何。以。吾。獨。智。蓋。天。地。者。萬。物。之。父。母。天。下。之。人。天。之。眾。子。也。天。以。此。子。為。賢。故。豐。之。使。愚。眾。子。之。貧。故。智。之。使。教。眾。子。之。昏。父。母。以。眾。子。之。故。獨。厚。此。子。而。此。子。乃。棄。眾。子。而。不。恤。封。其。財。私。其。智。驕。吝。橫。安。之。乎。抑。怒。而。奪。其。所。厚。乎。且。人。之。天。折。死。亡。者。常。也。

飢寒兵寇刑獄疾病無不足以殺人。吾何以獨久生於世。是天將使之救眾子之死也。故人生而不行善則其去死人也無幾何矣。且吾所謂豐於財足於智固不必其勢位富厚聰明絕人者也。吾能視則賢於瞽者遠矣。吾能聞則賢於聾者遠矣。吾日飲水飯蔬則賢於三旬九食者遠矣。今夫飲水而飯蔬。雖至貧者不免。亦知乎。一勺之水一粒之粟。皆上天所祿。養我者乎。人浸假而有喉胃之疾。則山海之珍。錯羅方丈。與脫粟半盂。其不能食者均也。食天之祿。曠不事天之事。雖貧王飲水飯。

○五○身○事○日○日○吃○喉○穿○女○為○正○過○分○  
疏猶不免于天怒而况富厚者乎閱君好善而不近名  
其庶幾得斯意吾聞閩君少孤貧九歲廢書不能具束  
脯從師學長自求識字旋曉文義讀史記蔡澤傳嘆曰  
大丈夫當如此矣徒步立說取卿相數月而脫屣去之  
大丈夫當如此矣遂走揚州赤手為鄉人掌計簿以忠  
信見倚任久之自致千金行鹽父累貲鉅萬自是遂不  
復賈歲人自家食外餘盡以行善語以君年七十有二  
筭財利數十年而產不更饒嘗謂其族父無作曰吾生  
平得力在蔡澤傳也禧先徵君年十九喪先大父貲產  
盡二萬金所行利人事盡一歲之人故家無餘用先師

楊一水先生作魏徵君傳家姪培邱維屏又於其所聞  
見作徵君雜錄余感閱君行善與先徵君類爰詮次所  
聞條於左持歸山中訓家子弟風厲吾鄉人夫好名而  
為善猶愈於不好名而不為善况為善而不好名其可  
無傳哉君名世璋歛西巖鎮人崇禎末補國學生附錄  
九條文  
繁不載

彭躬庵七十序

余乙酉年二十二交躬庵先生至今三十五年如一日  
雖一父之子無以過也蓋古朋友之義毋不講於世久矣  
余十一歲頗知求友里中如劉公定李咸齋會青藜謝

君求或以篤行令德或污身辱名而志不滓皆次第相與爲石交意中竊自負若以爲天下無人及見先生所行事議論稱道其交游之人則皆若古書傳所記載不覺恟怍自失意若發醢雞之覆而見天取咎井之吐而投之江河也初先生以福清林退菴言知予立談定交決計與朱用霖攜妻子相就舟至余方晨起聞之蓬頭垢面褶被走砂礮相見慷慨談論每至佳處先生輒攤兩手向用霖曰何如是時先生長予十四年爲名卿相所賓禮立義聲有大名於時予方踟躕鄉里名不出州

焉然吾兩人山居爭論古今事及督身所過失往往動色厲聲張目至流涕不止退而作書教予言相攻謫兩人者或立相受過或數日旬日意始平初未嘗畧有所芥蒂而先生性尤嚴烈無鉅細事輒危言切論以警懼之余嘗謂易堂諸子曰吾生平多君子友所奉爲益友畏友者必以躬庵爲首蓋其言之切中可奉爲韋絃而其不必中者吾亦可備爲藥石也余於是而嘆夫人朋友之功蓋幾與生成等且夫一鄉一國莫不有忠信之士可寄托之人然而賢人君子之足名於天下後世不多見者則何以故蓋無特達偉俊之人爲之開發其胸

智所不知，夾持其力所不及，而俗師小儒，又以其鄙志，陋識，自私自利之學術，教導而薰陶之，是以雖有美質，終於汨沒而不能自立，以有成也。小頭一縱長行年聖之可以歷霜雪，勝棟梁也。明矣，然而無場師焉，為之識技，灌溉長養而護持之，使之雜生於楫柞之中，瘠上之上，牛羊斧斤，又從而尋之，其得成材者，幸矣，而其能自樹植，以有其天年者，然且根莖不衍，枝幹不強，而不足以勝梁棟。悲夫，吾甚惜乎鄉曲之士，忠信可寄托之才，而終與楫柞弱草同類而並腐也。則甚矣，余之多幸也。先生老不忘世，四十年不食其席，比游楚，阻兵不得歸，或

有以高官遠爵，餌先生者，先生去而逃之山中，及歸而先生適七十，易堂諸子咸謂先生得出處之正，夫百里奚七十而入秦，先生七十而去之，其義當必有在，而先生則曰：吾不敢負我朋友也。噫，此吾所以交三十五年而如一日者也。先生出矢言，謝遠近，交之以詩文，來壽者，余則何能已於言，故不敢誦言，以侑先生之觴，而私序之以告同學云。

蕭小翮五十序

泰和蕭氏以仕宦文物為邑望，予往交孟昉君，多快概，交游滿天下，丙辰秋，孟昉諸子從泓執贄，見予畫秋閣

口誤日

上因交泓尊人小翽君蓋孟昉母弟也性儉朴足不出戶庭恂恂然言不出諸日與之齒則予同生七十三甲子之歲泓因請問曰泓父五十初度三年矣諸君子多贈言願先生益之余曰吾固有聞也伯氏相為壽其文吾則可見之孔子曰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君盛德長者無怨惡於家邦皆世家巨室所難能予以為九難者在兄弟之間伯氏之言曰吾兄弟和好數十年未析產小翽年半百歲家事無大小未嘗主斷雖千里必請命視色聽聲不許予於神明予有過婉容茂諫雖孝子之事嚴父不過此又嘗報泓書曰吾在滿江見汝書

道吾弟鬚白齒衰善病吾心欽欽然不知涕淚之沾衣也嗟乎蕭氏之兄弟如此予嘗以為後世人倫之薄莫甚於兄弟蓋五倫惟忠孝為難盡然父母生我恩最大君可以富貴我生殺我非大故不敢叛而私暱之情夫婦為篤朋友之投合有意氣相結約命生死者故四者或庶幾於世至於兄弟則以為吾適然而與同生若路人之共居於蓬廬之內恩不若君父情不若妻子投吾之意氣不若朋友而又有父母愛憎之相激田廬財貨之爭貴賤貧富勞逸地偏而相形婦人之讒說浸潤而易入是以兄弟之故十人而九雖號為賢者未免有幾

微○之○情○不○動○於○聲○色○而○累○於○其○心○然○則○篤○兄○弟○為○世○所○  
 難○能○有○其○於○忠○孝○者○然○而○人○特○未○之○思○爾○今○夫○岐○路○相○  
 遭○及○其○解○攜○也○有○徘徊○之○情○其○處○逆○旅○奄○久○旬○時○則○分○  
 張○有○黯○然○之○色○兄○弟○同○母○而○共○腹○異○母○而○共○氣○是○以○一○  
 物○析○而○為○二○為○三○為○四○也○夫○是○謂○之○同○體○而○年○相○若○壽○  
 相○似○其○共○處○於○天○地○間○自○幼○壯○至○老○耄○視○父○母○妻○子○為○  
 特○久○今○小○翻○兄○弟○二○人○孟○昉○交○游○滿○天○下○使○天○下○為○聖○  
 賢○為○豪○傑○者○且○千○萬○輩○而○欲○於○其○中○擇○一○人○焉○增○之○為○  
 三○小○翻○以○所○以○事○孟○昉○者○嚴○事○之○為○兄○孟○昉○以○雙○小○翻○  
 者○無○之○為○弟○則○萬○萬○不○可○得○予○兄○弟○三○人○年○並○五○十○外○  
 極○讀○之○而○不○助○心○者○非○人○也○

丙○頗○稱○無○間○然○予○所○以○事○吾○伯○兄○者○往○往○不○及○兄○之○愛○  
 我○蓋○予○見○小○翻○其○反○面○而○拭○汗○以○退○者○不○知○其○幾○矣○易○  
 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予○曰○天○之○所○助○者○順○也○昔○者○楊○  
 延○壽○兄○弟○友○恭○司○馬○伯○康○年○八○十○溫○公○時○其○寒○暖○饑○飽○  
 之○節○若○護○嬰○兒○二○家○兄○弟○並○老○壽○蕃○祉○吾○蓋○予○是○曩○蕭○  
 氏○世○澤○之○長○而○小○翻○之○順○德○其○年○為○不○可○計○數○也○

書蘇文公諫上後

蘇○子○曰○諫○亦○有○術○焉○用○諫○之○道○通○於○游○說○說○之○術○可○為○  
 諫○法○者○五○一○曰○理○論○一○曰○勢○禁○一○曰○利○誘○一○曰○激○怒○一○  
 曰○隱○諷○魏○子○曰○術○之○中○尤○有○術○焉○得○其○術○則○五○術○皆○濟○

失其術則五術可至殺身夫用術者亦在審其機而已  
 機之所伏不在理不在勢不在利不在激不在隱機之  
 所發可以諭可以禁可以誘可以怒可以諷夫所謂機  
 者何也機先則失疾機後則失遲機顯則失盡機微則  
 失晦疾則罔遲則誤盡則厲晦則忽書曰若虞機張往  
 省插於度則釋莊周日庖丁之解牛也拔卻導疑則素  
 然迎刃而解是所謂得其機者也五術未用先用其機  
 機有在於五術之中有出於五術之外日理日勢日利  
 日激日隱術也孰當論孰當禁孰當誘孰當怒孰當諷  
 此術之術也或可偏舉或可並進或可終守或可更端  
 此所謂在五者之中主好色我不諫其色主好貨我不  
 諫其貨主好刑我不諫其刑主好勇我不諫其勇時其  
 起居飲食伺其嬉游燕寢而引之於善若無意於入焉  
 而無所不入主好色吾與其色主好貨吾與其貨主好  
 刑吾與其刑主好勇吾與其勇吾入得其性心則可以  
 惟吾之所為此所謂出五者之外也古之讒人其言無  
 不聽用非有奇術也得其機而用之故譽人而不居其  
 功殺入而不任其罪是故諫之道通於說則十可得九  
 諫之術合于讒則百舉而百有功語曰抱薪救火夫火  
 可救火水可濟水顧其術何如耳



書蕪文公諫下後

人君苟樂聞其過不刑不賞天下之人樂就之况誘之於前而驅之於後乎進諫則不然雖有奇術不能必聽雖有至道不能必行以余之機行蘇子之術而又不得則雖聖人無如之何且夫說易而諫難說之爲說多動於利害而諫常爭以理理非賢者不能信而利害者愚不肖所共明且吾誠說其人一事從吾說吾無求矣吾立人之朝而思諫其君雖多至千百事皆不可以嘿嘿而與爲苟且吾則以爲百諫而百從非格心之臣必不能也古之善格君心者莫如伊尹周公太甲不義伊尹

放之於桐悔過遷善三年而後歸於亳周公負扆以佐成王自六卿九牧內至綴衣小臣非公之所取則不得侍於天子向使伊尹不得放君而周公無權則雖欲使太甲成王遷而之善亦未可以必得吾觀三叔流言周公居東而作鴟鵂之詩書曰王亦未敢誚公則成王蓋甚有畏於公成王雖畏公而亦未始不有疑於公嗚呼周公之於此蓋其岌岌矣乎孔子相魯三月卒不得志於季氏昌邑無道霍光廢之而立孝宣夫得其權則伊尹之事再見於霍光不得其權則孔子不能爲周公嗚呼誰謂孔子而不能於光耶

泰寧三烈婦傳

從此說起原委深重

嗚呼自甲申之變烈皇帝身殉社稷皇后從天子死一時若馬公世奇汪公偉陳公良謨皆妻妾同時死節而海內通都大邑下至窮僻鄉婦人女子守身不辱視強死如歸以禮所見所傳聞不勝紀吾寧都蕞爾邑有若職方主事彭銀妻李氏城破同夫自經死東門曾氏一門三烈婦禧再從婦葉芊妻謝氏緝賊自堪其喉皆禮所親見他或名氏無所考或久失其傳嗚呼二南之化亂離板蕩之日抑何其速且遠也節義之故夫豈不以一人哉禧讀新城孔鼎紀泰寧李氏事最奇特其二安

從死甚烈作三烈婦傳

李氏者逸其名及其家世蓋泰寧縣諸生廖愈達之妻也好讀書通詩書大義愈達嘗學制舉業寒暑每旦至夜分不少輟李氏辟纊以待然嘗有不豫之色愈達怪而問之數不應久之日愈達曰君尙無子子與科名孰重愈達憮然於是勸愈達納汪氏女為妾數年又無子更爲娶張氏而愈達益事制舉業不樂家居築別業於隔河石壁下李氏每女紅則持女孝經及女小學正席南向坐二妾坐東兩向爲講章句大義旁及古今貞淫善惡感應事二妾遞當日供茶果餌以爲常愈達一

日自別業歸聞講書聲駐戶外竊聽李氏則教二妾識  
仁字語諄復不休已愈達入而笑李氏正色曰志士仁  
人有殺身以成仁毋求生以害仁歲丙戌愈達挈家避

亂石朝之新塘坑於寓室得國變錄一冊愈達取閱之

慙作中止李氏乃盡夜讀至竟明日呼二妾告曰子昨

夜讀國變錄甲申三月十八日簡討汪偉知京城不守

誓死為厲鬼殺賊夫人耿氏曰妾則請從十九日聞城

破耿夫入執榼承飲請偉共酌畢五拜起偉溢於右夫

人溢於左夫人既引頸就帛忽顧偉曰雖顯浦不可失

夫婦之序乃皆出帛易左右位溢以死李氏語至是更

咽不能出聲淚落如雨二妾亦相持悲號主人婦疑愈

達妻妾失歡競來感藉卒不知為何事八月三山失守

九月初三日敵兵逼新塘愈達攜妻妾同鄉人夜走南

石岩岩素號天險四壁峭立遠近薦紳富人處其中明

晨敵兵前後攻岩門甚急砲聲震天地岩中人欲竄徙

他去愈達亦率妻妾至岩口則萬人奔擠不得下李氏

謂愈達曰君何必出岩門出岩門者吾三人事耳愈達

曰汝輩願得出未及答羣呼兵自後門入李氏即從岩

日展兩手投崖下愈達既已無可奈何更攜二妾奔別

崖岩中岩多刺棘男婦數十人先伏處未幾搜率兵至

刻月二日...

愈達遽應發仆地而張氏投崖死矣愈達出金進兵兵  
得金去汪氏率把愈達衣伏其後頃之遙見一朱纓空  
袖者收刀南向立諸小卒執鎗挺東向侍指揮巡邏山  
前後猶無無人狀汪氏乃大哭曰君善自保聳身投崖  
石石右掌撐於崖左若支解然是夜雨甚兵宿崖頂明  
晨兵退諸鄉人婦與愈達同伏岩中者皆得免

魏禧論曰三烈婦誠少須臾緩其死則皆可以不死而  
竟死或曰天也非與烈婦計須臾緩其死則懼夫求死  
而不可得也求死不得死與可以不死而死孰得孰失  
亦講之久矣士大夫死生出處之際儒心不斷身敗名

惡取笑千載者何可勝道也孔鼎曰愈達妻妾有殊色  
李烈君之死年三十有九江氏二十有五張氏十有八  
李烈君之爲教亦奢矣豈非然哉烈婦死四日愈達求  
其屍合而葬之人過其處者皆呼三烈婦墓

大鐵椎傳

庚戌十一月予自廣陵歸與陳子燦同舟子燦年二十  
八好武事予授以左氏兵謀兵法因問數遊南北逢異  
人乎子燦爲述大鐵椎作大鐵椎傳  
大鐵椎不知何許人北牛陳子燦省兄河南與遇宋將  
軍家宋懷慶青華鎮人工技擊七省好事者皆來學人

以其雄健呼宋將軍云宋弟子高信之亦懷慶人多力  
 善射長子燦七歲少同學故嘗與過宋將軍時座上有  
 健啖客貌甚寢右脇夾大鐵椎重四五十斤飲食拱揖  
 不暫去柄鐵摺疊環複如鎖上練引之長丈許與人罕  
 言語語類楚聲叩其鄉及姓字皆不答既同寢夜半客  
 日吾去矣言訖不見子燦因窗戶皆閉驚問信之信之  
 曰客初至不冠不襪以藍手巾裹頭足纏白布大鐵椎  
 外一物無所持而腰多白金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子  
 燦寐而醒客則鼾睡炕土矣一日辭宋將軍曰吾始問  
 汝各以爲豪然皆不足用吾去矣將軍強爾之乃曰吾

嘗奪取諸响馬物不順者輒擊殺之是以讎我久居此  
 禍必及汝今夜半方期我決問某所宋將軍欣然曰吾  
 騎馬挾矢以助戰客曰止賊能且眾吾欲護汝則不快  
 吾意宋將軍故自負且欲觀客所爲力請客客不得已  
 與偕行將至閑處送將軍登空堡上曰但觀之慎弗聲  
 令賊知汝也時雞鳴月落星光照曠野百步見人客馳  
 下吹觶策數聲頃之賊二十餘騎四而集步行負弓矢  
 從者百許人一賊提刀縱馬奔客客呼目椎賊應聲落  
 馬馬首盡裂眾賊環而進客從容揮椎人馬四面仆地  
 殺三十許人宋將軍屏息觀之股栗欲墮忽問客大呼

國朝廿四家文金卷五

曰吾去矣塵滾滾東向馳去後遂不復至

魏禧論曰子房得力士椎秦皇帝博浪沙中大鐵椎其人與天生異人必有所用之予讀陳同甫中興遺傳豪俊俠烈魁奇之士民氓然不見功名於世者又何多也豈天之生才不必為人用歟抑用之自有時歟子燦遇大鐵椎為壬寅歲視其貌當年三十然則大鐵椎今四十耳子燦又嘗見其寫市物帖子甚工楷書也

朱參軍家傳

魏禧曰嗚呼士生盛世鬱鬱不得志與處衰亂抱道懷貞老且死隔下其孰悲乎哉夫莫之禁而不為欲為而不得為君子悲之然高尙其事抗志自悅雖憂天傷人狹隘迫蹙苟不至于斷脰絕吭其所處有裕如者孰與夫身負材適當其時而無所自見乎哉陰崖之木雪霜以為雨露堅強而不懼木生陽山春氣益溢而華葉不滋悲孰甚焉吳門之隱君子曰金俊明余見之年七十一矣尙所謂抱道懷貞老且死隔下者非耶士書法窮不得食以書法自食賦詩讀書何其蕭然樂耶俊明之父曰朱參軍予覽其行事悲焉參軍本姓金氏名允元七歲而孤母貧不能自存有姊適朱氏屬養焉遂冒朱姓更名永昌云參軍嗜書通古今事為人有器量美須

髯修幹偉然嘗遊四方所至攬其山川士俗與賢豪士  
遊性倜儻善計畫能為人緩急思欲有所用于世當是  
時朝廷重資格非制科無由進而制科亦輕他途士參  
軍既無聊乃入貲事吏部久之以勞授綏寧簿綏寧楚  
邊邑苗夷雜處民藉深林爲屏障有徽商倚監司同里  
者取其材殆盡民無所庇愬之令令首鼠以屬簿參軍  
陳利害欲置之法持論侃侃不撓遂以左上官意投劾  
歸而參軍去後苗夷乃歲爲邑患當事惜之復補參寧  
夏衛幕寧古朔方也若寒參軍顧樂之恒自佩刀與部  
曲飲酒歌出入塞上熟察土馬器械扼塞險阻思建功  
擢徵取封侯印天啟乙丑督府以互市遣參軍時方二  
月山深積雪及馬腹甫出疆感寒疾卒年纔四十有八  
參軍將瞑無他開目視左右曰謹歲吾佩刀俊明始  
爲諸生亦姓朱氏名袞後復姓更今名字孝章吳人稱  
曰孝章先生

魏禧曰語曰不子其身其于子參軍負材不試俊明自  
廢放窮餓以老豈所謂天道者耶夫俊明莫之禁而爲  
之以求顯參軍亦烏能聲施若是哉悲夫

李灌谿曰通篇以孝章作烟波須看其主賓不亂處  
鄭士敬曰眞司馬子長之文也

劉參傳

參字功定，姓劉氏，明之老儒也。本寧都寒族，其兄弟皆執刀俎爲業，而參讀書，年四十餘，應童子試，未嘗一得志于縣，有司故終身爲童子師，自給歲所獲，脯修資不<sub>一</sub>過數金，自以先人債，食有所負，率舉以償。父適與其妻<sub>一</sub>子終歲，啜粥，月朔望，乃具飯獻先祖，然主債者皆歲久無券約，參籍記之而已。崇禎七年甲戌，禱舅氏言於先<sub>一</sub>徵君，延之家塾爲季弟禮師。時參年三十有九，長徵君一歲，禱年十有一，嘗自別館歸省宿塾中，與參談論語<sub>一</sub>有子孝弟，章相得甚，遂爲忘年交。丁丑十二月二十有

四日，應偶晨詣參門，閣排而入，見塾中紙錢灰飛揚滿<sub>一</sub>室，案上明燈炷香，參充然拱立，有喜色。禱問何爲，參微<sub>一</sub>笑對曰：今日萬壽節日也。甲申天子崩于亂，禱方從先<sub>一</sub>徵君，日夜詣曾給事計事，越二日過參，參聞聲走出，握<sub>一</sub>禱手相向痛哭久之。參曰：吾三日覓子不得，奈何。禱問<sub>一</sub>有欲語耶，參曰：無之。但欲見子，一痛哭耳。參性懦拙，人<sub>一</sub>每凌踐之，不能報，然多義激，不自持，嘗受友人遺託孤<sub>一</sub>子，其伯叔蠶食之，諸受遺者多面熟，不肯言。參憤然曰：<sub>一</sub>諸君死，何以見若翁地下。遂率其黨以大義爭之，孤子<sub>一</sub>卒得成立。丁戌間，邑少年新補弟子員，羣立語盛稱某



某者功德參特前拱立聽之既知其非是乃唾而叱各  
日吾以為誰不揖去參既老益貧禱嘗於歲除同伯兄  
尋梅潭浦折一枝自往遺之戶外聞參聲琅琅然讀國  
風叩門出相見時日已晡不能具黍肉然參亦不自言  
也庚寅縣城再陷參為兵斫傷左手既病瘡遂卒禱葬  
之父兄之兆參一子跛眇性頑劣禱屬諸老乳母而衣  
食之數逃去今十四年不知其所終參性篤孝少從師  
讀書他所距家二里每黃昏必疾走歸撫摩其母而疾  
之館年五十孺慕不衰故參友八九人皆君子咸以德  
下之云

曾振雅遜聖禱二舅氏也與劉參為莫逆交仲舅死無  
子伯舅哭之數氣絕以其第二子嗣而令家人數以錢  
果餌遺弟婦使私誘嗣子伯舅母或面與之食輒怒曰  
是汝翁欲以為子耶伯舅出入房戶必歎息後半歲卒  
二舅氏死既十餘年參每與禱語及輒長泣不自止縣  
城破舅子孫皆被擄伯兄際瑞奉先妣命訪而贖之存  
者二人各娶妻並先後卒曾氏遂絕惟伯舅母存  
論曰太史公曰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嗚呼豈不哀哉禱  
幼時仲舅絕愛重之今每拜舅氏及參墓未嘗不歔歔  
而不能去也外大父母皆善人而母尤賢實生先妣及

二舅氏禧兄弟乃勒為家訓歲清明司祀者必世展曾氏之墓違者罪之云

非此文不傳此人

瓶庵小傳

吳門楓江之南有君子焉人皆稱曰瓶庵或曰守口如瓶取謹言之義或曰瓶窄口而廣腹善容物者也瓶庵幼失怙廢學長自力於學好文墨士於賢人隱君子尤尊敬之朋友之窮老無所歸者曰於我乎養生送死於是士君子皆賢瓶庵人有難急之日好行其德嘗備小舟問舟子曰幾何幾日數若干瓶庵曰米貴甚如是汝

安得自活乃增其值故負販人亦曰瓶庵盛德長者吳門高士徐枋難衣食瓶庵嘗饋遺之枋不辭瓶庵年六十家人將觴客瓶庵曰吾將歸故鄉以是費為祖宗祠墓費吾六十善病不於此時一拜先隴更何待耶於是去倡建始祖祠修五世以上墓拜故舊之壠而酌之令其子孫知事竣力疾遊黃山而後返里有事嘗就瓶庵平曲直白徒悍卒皆服之或曰瓶庵之父往僑維揚會逆奄魏忠賢用事有假其威虐人者君以布衣叩閭抗疏幾危而免瓶庵殊多父風也父嘗割股以療親病瓶庵父病亦割股瓶庵之妹死有遺子女並婚嫁之如

已出其孝友如此於是遠近士至吳門者皆欲爭識瓶庵矣出洛奇逸瓶庵者曰瓶庵姓吳各傳鼎禹存其字也或曰再岑蓋徽之休寧人云瓶庵父字紹素

謝廷詔傳

謝廷詔者字君求余同縣人其父生五子詔賢讀書比為弟子員多交游為人排難解紛亂不自見德人亦弗知也詔家世寒微喜任事戚友有大故往往身出入吏胥間由是世士輕之禱十歲識詔於舅氏貌顧不甚偉又日聞其行事益不敬之崇禎壬午年余與曾子燦讀書蓮花山詔因余舅氏子假館江園予歸聞詔特在類

慶以告燦比及園數見詔行頗適外不讀書人雜選園門目皂隸里正及諸無賴生無不至予亦從其門人語得所為文字曰彼謝生者耶久之得其行事曰有是哉夫其所謂謝生也於是走告燦攝衣冠就詔室日向者鄙薄吾子方八九年今乃知子子毋棄我遂為莫逆交詔有弟儻運官糧舟破糧盡官捕急或告以往例可嫁禍有賞者詔曰惡何言然困已甚以情告固可乞而貸也癸未秋燦之會城會獻賊陷湖南其部署長沙陷吉安湖東西騷然路絕予繞床自念無所出而詔忽至曰曾子歸乎曰予上糧聞變輒歸江上無日不焚殺曾子

已矣。明日予適詔詣已去。詣去兼程至太洋洲。入蕭公廟。訪燦。聞會城陷。詔哭而踣於神。起出。遭燦之僕於門。相視乃大驚。遂得見燦。燦見詔喜且泣。曰：吾固知君之且至也。由是人稍稍有知詔者。燦有妓誓以老。予排絕之。不能得。詔曰：曾子於子言無不悅。今惑矣。夫惑於情者。非理所能奪。吾請以身與之。詔遂日從燦遊。偕其妓飲酒燕狎。而曾子之惑解。時之人由是高魏叔子而又鄙謝生。明年烈皇帝變。又明年亂益起。詔神氣日瘁。丙戌春。燦以清江公薦。奉命監軍四營。將出湖東。詔私謂余曰：四營虎狼也。曾子徒忠誠。亦懼其才之不勝任也。

且曾子既爲人上。則難以得下之情。予不可不往。然而詔之疾已大漸矣。後三日詔病死。詔昏革。不知人。惟大呼曰：殺賊殺賊。蓋孟夏十有三日也。

魏禧曰：余兢兢懼失天下士。而幾失於州里。向微舅氏子請假汀園。則詔將終身無知者。余與詔避亂梅源村。詔疾病。余偕燦扶持。手詔溺器。詔視之晏如也。及詔死。詔之親友數十人哭聲振瓦。時人稍疑詔其君子人者。然終不識詔爲何如人也。

邱邦士曰：冰叔之知君。求是一項得意事。通篇寫得意處最佳。

安邱張夫人家傳

魏禧曰世之稱婦德者曰無才以爲德豈不過哉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詒懼蓋婦人之有才者恒以才則德故詩人儉於祝其女子以爲苟如是是亦足耳行可列於內則名垂彤管之史地道代終與天合德彼無儀豈詩人本願哉然且遭時無事家甲康平徒以德聞可也若夫不幸而夫亡子幼內外之難蠶起祖嗣絕色關於反覆手此其事不下丈夫百里之命六尺之孤之託也於此而無特達之識明敏勇決之才其克無負者無矣安邱張君貞哀其母之苦節以狀來乞傳

禮以疾辭貞再拜流涕曰若吾母者其可無傳哉吾之至於金陵非有他也聞君調疾於此故來乞君文女五日不就請待十日十日不就請旬月禧嘆曰嗟乎孝子哉遂力疾而爲之傳母姓孔氏系出曲阜及徙壽光遂爲壽光人先世皆有名德通仕宦繼室貢士張公繼倫性柔順婉婉嫺嫺訓內外稱賢婦公難子母又不孕每自齋戒奉佛至燃香以祈遂生貞貞九歲父卒母哀毀幾絕因撫貞頭嘆曰我死此何屬乃強食以視貞嘗是時公兄孝廉公嗣倫叔御史公緒倫皆先後卽世無子貞內無期功之親母以一女子獨手撐拄而姻戚之強

有力者耽耽思嚙噬矣。有貴姻索屏風于貞母，以先人手澤不肯與。貴姻輒呼罵，而至相抨擊于庭。貞家奴皆羅拜乞活。又有大腹豪愛貞園中嘉樹，強移之去。母親止弗聽，乃揮袖張目叱之曰：鼠子敢爾！汝謂我家無人，固有老婦在。老婦將以頸血濺汝矣。大腹豪懼，叩頭謝，復昇樹植故地。母從容謂貞曰：我豈愛一樹，良以漸不可長耳。然平泉覆轍，豈堪再蹈哉！立命以子，持利斧伐樹，竟然後歸。而族子數人託治喪，各瞋目踞靈几間，欲作難。母若為不知者，溫言厚飲，饌禮之，不得發。然其謀益深。毒母乃慨然歎曰：不斃此三尺孤，不止矣。是獨

有散財一法耳。于是大集宗人，姻黨焚香拜靈几，手擊貞而告衆曰：未亡人所以不死，唯孤耳。財產何有焉？遂盡出遺橐千餘金，以昇衆。又以某田付某支下，某宅與某子他出貸子錢者，悉燒其券，而枷諸門。一日之間，去貲產十七八所，留唯瘠田老屋，財足居食而已。母於是撫貞而泣曰：今而後，吾始遺汝以安。吾母子其長有命矣。夫魏禧曰：嗚呼！母之識與才，過人遠矣。記曰：積而能散，此善於守財之言也。鄉里長者當之矣。孰有為寡婦孤兒一日而散敗其先業，委曲以圖存者乎？可不謂之豪傑之士乎哉！家既落，內外之禍息，母乃遺貞就外傳。

督之學為貞娶婦生男女子而貞能自奮於文學以貢  
士官翰林院孔目母筮家政三十年至是始偃息以壽  
終焉母好仁未嘗以鞭朴加人晚年坐臥小樓有婢子  
得罪避梯下母操杖擊梯警之出終不以杖挂婢子親  
黨失業相依者皆廩之別館温飽終其身云

姜學在曰以寢休為傳淋漓滿志中間顛挫斷續古  
法爛然

秦節母家傳

嗚呼婦節之難也尙矣然烈婦多顯於世而節十不及  
二三豈非以守貞者婦人之常耶天下惟常故治反常  
則亂積常可至於聖人積反常雖蹻蹻不足極其所至  
故書曰五常又曰若有恒性而或於常之中遭其變變  
而不失其常雖史傳所紀載何以過焉三原節母曰劉  
氏年十七繼室文學君甲祐六年而君疾瘳又踰年而  
卒時前子四符方九歲子四探一歲節母艱難以教二  
子者三十年而後乃以壽終方君之疾也起居扶持唯  
節母是依倚藥餌節母是問閫以內閫以外事皆一莞  
於節母會遭寇亂兵火接歲時雖偉丈夫當此左右支  
吾難矣而節母以一婦人身處其間孫枝蔚曰節母為  
秦氏母為父為師為秦氏再興主為秦氏禦侮之臣魏

○好○唱○漢○好○  
 禧曰嗚呼節母可謂恒其德者矣天下之人不能有常  
 而節母變而愈常則世之以節母為奇行為古之賢人  
 無足怪也節母于採與禧交節母之歿採受命南行不  
 及視含殮每道其母德則疾首痛心終日哽涕而不能  
 已禧哀夫孝子之志而益嘆其母之不可以無傳也採  
 日母知書通內則孝經大義撫兄符愛有加為娶婦先  
 後七人採出兄生事盡誠死盡哀幾滅性太母劉嘗與  
 諸婦會食獨指母謂曰汝善人天必報之以後母訓二  
 子曰年荒衆人之荒也學荒則吾兒之荒也兵亂衆人  
 之亂也心亂則吾一家之亂也收接可為大測魏禧曰嗚呼可以傳矣  
 作秦節母傳

邱維屏傳

邱維屏字邦士寧都河東人禧之姊之壻也祖一鵬萬  
 歷丙子舉人官至湖廣按察司僉事以廉聞天下父如  
 泰直諒好學先徵君與為至交故特以吾姊字邦士也  
 或謂邱生貧甚君女不思噉飯處乎徵君曰在我耳分  
 僮婢田宅錢財嫁之而邦士性不事生產內外皆倚辦  
 吾姊嘗絕炊姊屬邦士借米隣家久不至使人矚之則  
 伯手立塘塗上看往來行人姊別借米炊既熟使人請  
 邦士食邦士食竟亦終無一言也為人高簡率穆謂書



多元悟生平最得意所自作時文謂包籠三百年先輩  
大家之長而別出機軸然其所作古文乃獨爲吾黨所  
推司馬子長歐陽永叔而下庶幾焉性靜嘿與人對數  
日不發一言不識者以爲村老嘗不與拱揖有問之者  
日夜言娓娓不倦至爭辨事理輒高声氣涌面發赤領  
下筋暴起如箸嘗與予爭辨時文体制盡善及繼統者  
必爲之子至座中人皆罷酒声震山谷鼾睡者悉驚寤  
不爲止廉於財非其義一介不取也志意慷慨若揮擲  
千金不介意者與人必誠直視達官貴人與田父牧子  
無異所居室如斗大牀竈雜幾雜陳衣冠敝不能易然

人嘗迎致精舍居之衣以裘緞直著不辭蓋視之與陋  
室敝衣等云晚尤精泰西算易數歷法皆不假師授冥  
思力索而得之桐城方公以智以僧服來易堂嘗與邦  
士布算退而謂人曰此神人也青州翟君以翰林院出  
知韓城傲僻苛暴獨禮迎邦士講易數邦士著易數書  
偶乏紙卽用牌票紙背書之翟君悉以錦軸裝潢其草  
稿敬事如師禮而暴亦爲少霽青州宰相欲邀一見邦  
士卒不見也所著易數說易數歷書高三尺許皆垂成  
未竟他時文雜古文各百數十篇邦士爲文深恩窮力  
一字不輕下嘗數月數日不成篇旣脫稿隨手散漫或

為鼠噬去。或人傳覽相失，亦不自惜也。予嘗謂易堂諸子曰：邦士和而介，今之柳下惠也。其不恭亦絕似之。又曰：吾輩立意為世所不可少人，邦士自然為世所不可及。人諸子以為定論，邦士年二十三補弟子員第一，督學侯公峒曾奇賞其文，再試皆第一。歲甲申後，棄諸生服，同諸子隱翠微山中。時人高之，謂邦士棄貢士矣。易堂彭士望曰：邱邦士乃棄會元，邦士年六十餘尚健，嘗自河東一日往還翠微山，教授弟子，手批日講，日夜不輟業。已未九月病，噎不食，死年六十六。先是淮海閻氏以精簡一疋，將書求為其妻，銘墓未作也。死之先日報。

士命家人取齶出，日以付冰叔。還淮安閻氏時，予方就

醫泰和未歸。

人子長之室妙在無言之外

魏禧曰：邦士易堂之一禧，少蓋從邦士學古文也。廣東陳恭尹為彭士望言：吾遊羅浮，經絕壁，人力所不到處，仰視有邦士二字，橫勒丹壁，蓋不得其解云。

通體散序，雄勁不漫，此種文最是難識。

許秀才傳

許王家字君聘，一字又民，蘇州長洲舉人也。少好學，以名節自勵。崇禎丁丑，王家年三十一，補府學生。時流寇所在猖獗，王家慨然有澄清之志。甲申國變，王家聞之

悲號不食久之奉父母孳家隱居澄河東之姚澄乙酉  
北兵南下所居地隣境有聚眾拒守者當路發兵捕之  
八月下雉髮令王家慨然太息曰父母冠我時視我爲  
何如人此髮豈復可毀傷耶家人見其語決環泣或  
勸王家曰君一秀才耳未食天祿奈何遽以身殉乎干  
家曰國家養士三百年所養何事吾已名列學宮亦朝  
廷士也先師殺身成仁求生害仁之義吾講之熟矣以  
父母屬妻顧氏曰爾善事堂上吾不能終養爲孝子矣  
父母素知王家爲人亦忍涕謂主家曰汝行汝志勿以  
我二人爲念王家適整衣冠赴河水而死時年三十有

九妻顧亦挈兩女赴河水淺人救之不得死親戚乃盡  
繞顧氏相與語之曰夫殉義妻保孤可也且汝夫以堂  
上二人託汝今背其言陷夫於不孝雖死汝夫猶將恨  
汝顧氏泣謝諸親戚收王家屍殮之色如生衣冠肅然  
不亂觀者百數十人皆驚歎顧氏孝奉舅姑終三年喪  
撫其三子悉成立今庚申年七十有三云

魏禧曰王文恪公肇六世孫會者篤實君子也與禧善  
嘗爲禧道許秀才事甲申國變吳門諸生許玉重餓死  
於學官二許不知同宗族與否何許氏之多奇男子也  
禧亦故諸生方倫活浮沉於時視二許能不媿死入地

哉。或謂以諸生死國難及爭毛髮喪其元爲已甚。禘曰：此不可以責望天下士士苟奮然出此。雖聖人不以爲過。今夫伯夷叔齊讓國而隱於首陽。亦商家兩匹夫耳。以武王之聖伐紂之暴。然卒且餓死。而孔子以爲賢。子輿氏以爲聖。萬世而下未有非之者也。當夫逆闖破京師。主上殉社稷。公卿崩角稽顙。恐後期及。夫毀章甫裂縫掖。昔之鳴王垂紳者。莫不攘臂爭先。倣倣之。惟恐其萬一之不肖。於此有貧賤士不食朝。廷升斗之祿。無一級之爵。顧毅然捨其軀命以爭名義於毫末。震天地而泣鬼神。雖夷齊何以加焉。禘故因王會之言而特傳之。惜夫窮鄉下里。匹夫老生之以死殉義者。多有其人。禘不及聞聞之。或不詳而不能爲之傳也。

### 獨奔先生傳

膠山有隱君子。性不治生產。絕世務而好弈。常閉戶居。戶外人聞子聲。丁丁然窺之。則兩手各操白黑子。分行相攻。殺或默然目土視而思。或欣然笑也。人稱曰獨奔先生。先生與人無爭。輕財樂施。與鄉人懷其德。常避盜踰嶺。嶺半盜起。邀先生。先生色不變。盜呵曰：汝何爲者？先生曰：予黃在龍也。盜相顧笑曰：母驚我。公送之嶺下。盜焚隣人居。延先生廬。盜羣起撲火。火不滅。乃共捱其

始禍者先生兄弟三人伯善鼓琴仲好藝花竹先生好  
獨弈或求對亦不辭也先生開枰布子子伯仲常侍局  
先生微問可否二子各以意對先生曰若長於守若長  
於攻然皆偏將材也使握中權決機兩陣難哉年七十  
有七卒其獨弈未嘗少衰云

魏禧曰或曰古嘗弈者衆矣未有獨弈者曰有之弈攻  
圍衝劫變化通於兵法諸葛武侯臥隆中時未聞有十  
夫之聚指揮旌幟教坐作也一出而戰必勝以仲達之  
智畏之如虎吾意其獨居抱膝時日夜之所思手所經  
未嘗不在兩陣間也非獨弈而何哉先生之意其不  
可測識哉先生名道明仲子庭亦君子也與禧交請爲  
先生傳

先嫂邱孺人墓表

乙卯十二月之朔日未出兒子世傑經冠苴帶泣而拜  
伏於勺庭稽顙言曰吾母捐棄不孝傑八月矣傑自痛  
無以報稱母吾父既質言以銘諸墳然弗得使子孫見  
也墓門之石敢表以叔父之文敢請予曰吾兄既質言  
之矣予何能文雖然予少長於嫂嫂十五而歸兄爲只崇  
禎癸酉予年十歲先徵君家法嚴叔幼不得出入房戶  
飲食不共案然顧時見嫂歲時相次禮謁及今嫂之亡

此四字生沒時代俱明

事嫂凡四十三年於嫂習予何能辭嫂即姓父貢士諱  
鯨與徵君少舊因以女字兄嫂性靜儉初兩家皆素封  
遭亂家中落及兄受聘諸幕府資用稍饒而嫂先後非  
衣齋食常如處貧時然亦常出財為人利濟事也生平  
雖甚喜甚怒未嘗疾言失笑賓客升堂者數十年罕聞  
其聲世亂僑翠微峯易堂諸女婦常結過游嬉嫂往往  
閉門不出性喜奉佛而兄弗好也兄遠出嫂以東廡為  
佛室朝夕虔拜餘為遠人祈福兄出六年歸見之怒嫂  
即日撤去不復言其順也如此易日地道靜而有常坤  
之德為客齋是故靜儉者婦人之常德也自前妻婦

靜中帶出順字

禍哲婦階厲率多驕侈無度或造作言語妄生事端不  
循其常分由天子以至庶人往往亡國敗家貽禍黎民  
子孫詩曰自非降自天生自婦人則皆自不靜不儉如  
夫然後知嫂之為婦德也已矣嫂生一子二女生卒婚  
娶詳丙銘世傑奉父命將以年月日奉柩葬於縣西黃  
觀村之西山是山也予所買為吾妻窀穸地今推以奉  
嫂他日吾妻附之族老嘗言徵君所附葬危畫堂祖塋  
實吾六世祖用允公所買地推以葬嫂其後兄用和公  
與允公次第葬此今兩支子孫並蕃衍於邑為望嗚呼  
汝世萬子孫敬守弗替吾其有望也夫

以洽合事作烟波

一語念無元

歙縣吳翁墓表

嗚呼。自大道衰而私利盛。分人以財者。不概見於鄉閭。故有視同氣為胡越。族戚婚友為路人。人為異類。坐視其飢餓困苦死亡而不之恤。夫財以自養。且以養人。專自養而不養人。失天所以養我久。必喪其自養之具。世之削人以自封者。可見矣。能養人者。天必報之。養其身。及其子孫。故善自養者。未有不善養人。善養人者。必自養。歙縣吳翁君。監非所謂善養人。以自養者耶。翁嘗遊楚舟人竊橐中金亡去。既獲釋。不問憐其貧也。予金而遣之。楚書生避寇亂。挈妻以行。有市猾將誘奪其妻。生不能抗。翁為白諸有司。厚贖生。以去。湘潭火延燒數百家。而霖雨作。老幼露處。啼泥中。翁買簾條數千。俾作庵廬居焉。江北流寇蠡至。居民奔集北岸。渡無舟。男女呼號水次。翁買舟渡。既而南岸有孕婦將娩。惶急不知所投。翁僦屋以居。既生子。貧將不舉。復捐金使人乳哺之。是時翁雖服賈四方。資不僥。而好行其德。為人所難能。翁老。既傳長子自亮。筮家政。家以大起。益務濟人事。鄉里皆曰。此翁故也。自亮月進緡錢。待不時需。翁悉藏。弄給病者。或杖及門。見貧窶者。周給之。歲以為常。故享年八十有七。至沒。囊無長物焉。翁生萬曆辛卯正月時。

忽感愧到世道之意愈痛而文益奇天下太平上下飭礼義庶民家以財名閭里者皆安枕無意外患故人益務積財稱封君貽子孫而翁獨能出其無餘財全活人拯人於急難可不謂難矣哉翁諱從周行二娶汪氏三子長自亮次自亢次自充孫男九人曾孫男八人女孫女各一人曾孫女七人翁既眉壽步履飲食如壯年孫曾勝冠以上皆游文學或通仕版豈非好施樂善天之報使然歟翁孝事父源泉公疾衣不解帶者久之其沒也毀瘠幾滅性性寬慈愛人終身未嘗笞罵僮僕此皆翁過人之行然莫難於以財養人予故於翁諸孫之請次第其事表諸墓門告吳氏子孫俾繼述其志且以風之厚於財而專自養者

楊母徐孺人墓表

孺人姓徐氏明崇禎戊辰選貢生楊一水先生之側室也性慈勤事孀謹未嘗有過失先生他妾敢無禮於孺人他日以罪出遺子昌數歲命孺人字之多疾瘡痕歲被體孺人與同寢處愛養如已出子孫奴婢得罪未嘗疾言厲色也先生負大名於時多賓客游從孺人獨主中饋不假手婢使雖勞未嘗先人而食年二十七生子出腹殤又六年生晟晟長賢且能文貧多交游孺人指捃飲食之無厭怠如先生在時而孺人勤女工無寒暑



執鍼察綫至雞鳴不輟老未嘗自休屢嘗以甘旨缺為憂孺人勞之日汝但能作人雖終身粗糲無妨也歲已未二月孺人無疾而終距其生壬子七月享年蓋六十有八子一晟縣學生今名龍泉孫男三嘉枚嘉梁嘉禎孫女一孺人為鄉飲公女初適某氏不祿貧且無子不能自存活先生聞其賢能治家乃更娶焉孺人既歸先生從容垂涕歛歔而告先生曰妾不幸以至於此雖改事君不敢忘其故念某氏貧無子其鬼不食墳草不除將不守矣歲清明妾敢私遣人掃其墓致酒漿亦君之德也先生愴然許之自是終孺人之身歲掃祭不絕君

子於是悲孺人之遇而嗟其用情之忠厚賢先生之明且達也門下士魏禱曰嗚呼士享高爵厚祿一旦革於天命視其故君若仇讐然唯恐一言及之甚或出詈言惡非相加者獨何心哉曷將以某月日奉孺人葬某處請禱表其石言此文正公從母適朱氏既貴疏於朝推恩母之後子蓋不幸而遭其變賢者之所不諱也矧變而委曲以近於正若孺人者可以感矣是用書於石以貽後之人

顧景范曰此特達卓犖之文為表誌創體然須看其婉至纏綿處

通判謝君墓誌

君姓謝氏諱大茂知湖州青蓮先生之孫國學生文圃翁第一子也性慷慨輕財產好義爲易堂諸子所重翁早歿兄弟分受器玩細服君每取其下者兄弟所愛則又輒易之嘗從同邑友人兵部職方司主事曾傳燦督兵至茅店公戰四營兵潰走雩都燦率胥役夫二十餘人屯江上不肯去謂君曰我投官死其所也子速行毋及於難君艱然曰子能死君我獨不能死友且此亦君事也遂共守江上一晝夜會追兵至不及三里而反督師楊公廷麟以軍令檄之歸手書勞燦曰此古大臣風

烈不謂門下年少輒如是而君亦由此知名分守湖東道南昌彭士望言於楊公公同少司馬曾公應遴題授監紀通判時燦年二十有二君年二十有一越四年庚寅以暴疾卒於翠微山中易堂諸子喪之如兄弟焉君少時性狂癡不修行檢履長見賓客而獨善其姊婿魏禧文圃翁之沒也禧治喪其家因謂君曰天下方亂而子早孤當交四方賢士以自立值禧友李騰蛟過禧禧語君出見君不肯急擊其手則掩袖柱而蹲禧乃擲手大罵曰是尙爲人殆不及吾奴子遠矣却立瞋目視之君徐起前謝遂出見自是盡文禧四方士諸魁桀不羈

國朝文獻通考卷五十八  
以遣行問瑯卓者。禮不敢輕交。則必使君先試之。君卒。福號曰。噫。吾折一臂矣。君亦嘗自言。吾固願爲魏叔子。死也。君死之月。葬南郊螺石山祖旁之原。又十一年辛丑季冬。其兄翁爲修墓。乃立碑。君字子育。禮以君性剛。於其參國營軍事之年。作曲齋說寄之。遂以爲號。子萬。

邱邦士曰。此文何滅太史公。

重興延陵書院記

常州爲古延陵地。吳季子所封邑。故郡。吳季子祠廟。晨夕舊誦。有延陵書院故址。不可考。蓋其廢而不興者。不知幾百年矣。歲辛亥。郡太守駱公鍾麟。慨然以風教爲己任。有意興復之。而延陵裔孫武進諸生發祥。鰲產以謀建造。於是就郡城雙桂里季子祠西偏之廢址。創復古延陵書院。太守時與郡邑之大夫士講學其中。未幾太守以憂去。而新太守紀公堯典復振興其事。講習如舊。時常州爲古今人文之藪。倡明道學者代有其人。書院之設。自南宋周伯忱先生。至明孫文介沈清惠。凡四五建。至於今廢墜者數十年。一旦得賢有司。起而舉之。常之大夫士。觀感興起。彬彬乎道德之林矣。書院凡爲廡爲堂爲室若干。區地廣若干畝。作于某歲月。落成于

某歲月發祥竭力經營之宜興邵贊協圖之禱來客茲  
士得交常之賢人君子而不以禱為不文命為託勒諸  
石禱固謝不獲於是拜手而言曰昔孔聖以學之不講  
為吾憂而允之大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自宋之小人  
以偽學誣君子始有講學之禁禱常以為講學之人有  
不盡出於君子者而攻講學之人則斷未有不出於小  
人自宋以來可見矣然漢唐之黨禍君子與小人相攻  
也至雜蜀之黨分而君子與君子相攻矣雜蜀之爭是  
君子之講學與君子之不講學者相攻也至未陸之黨  
分近日程朱陽明之說異而君子之講學與講學者相

攻矣朋黨之禍千古一轍世愈降而趨愈下嗚呼不有  
君子其流禍抑又何所底也易曰殊塗而同歸為學者  
各有所得力之處要歸於聖賢之道而已是故弊有所  
必救則殷周損益雖聖人之制可以改其未善理有所  
合則諸子百家之言未嘗不可以發明聖人之經若執  
一自用是此非彼始以相長之義而成相勝之氣以徑  
路之殊成門戶之異則已之偏私膠固與小人之怙勢  
專利者其間不能以寸顧曉曉然曰吾講聖人之學者  
也是何異于之楚而北其轍手格父母而口誦孝經哉  
吾知諸君子之必不出於是也夫正其身以率物虛其

心以受人將天下之伎求自消况一堂之上乎禧庸劣  
于講學之堂不足供糞除之役今因請君子之請而妄  
述所聞于師友者以附記事之後是雖不能辭道聽塗  
說之罪或庶幾備矇瞍之箴頌云爾是為記

### 重建平山堂記

平山堂距揚州城西北五里許宋歐陽文忠公所建公  
守郡時當慶曆末天下太平公治尚寬簡故獲興是役  
與賓僚飲酒賦詩其中今六百餘年廢興不一至于蕩  
為榛蕪盜據為浮屠而其地以公故益名于天下登臨  
者慨然有岷嶓之思焉揚州古稱名勝然絕少山林邱

壑之美城以內惟康山一阜頗三面見邗水外則平山  
堂望江南諸山最暢康山既屋而平山堂又久廢矣自  
堂建後揚州數遭兵禍至紹定初歷一百八十有二年  
而李全之亂猶置酒高會于平山堂豈斯堂倖免兵火  
抑燬廢復有賢者修舉之耶今觀察金公前守斯郡政  
既成慨先賢之不祀郡之最勝地久廢與鄉大夫江君  
蛟門謀廓然新作之不以一錢會諸民五旬而堂成有  
堂有臺其後有樓翼然以祀文忠公軒敞鉅麗吐納萬  
景觀文忠當日不知何如而觀察公使民善俗之意亦  
固可以推見蓋揚俗五方雜處魚監鱉刀之所孽仕宦

豪強所僑寄故其民多嗜利好曼游徵歌逐妓袿衣媮  
食以相誇耀非其甚賢者則不復以文物爲意公既修  
舉廢墜時與士大夫過賓飲酒賦詩使夫人耳而目之  
者皆欣然有山川文物之慕家吟而戶誦以文章風雅  
之道漸易其錢刀駟僮之氣而揚土滄曼平衍惟此山  
差高足用武之地公建堂其上又習以俎豆之事抑將  
以文事靖兵氣焉公名鎮字長真浙之山陰人丁巳仲  
秋余客揚州公適自江南來攝鹽法乃停車騎步趾委  
巷而揖余以記見屬余惟康山以康公海得名半山堂  
以歐陽公各天下監乎地以人重公其自他遠矣

答許甫草書

伏承下問某公文得失似不以禱爲狂惑而可與言敢  
言其所及見以相質禱嘗好侯君姜君及某公文今又  
得足下竊謂足下文多高論讀之爽心動魄失在出手  
易而微多韓子曰及其醇也然後肆焉侯肆而不醇某  
公醇而未肆姜醇肆之間情其筆性稍馴人易近而好  
意太多不能捨割然數君子者皆今天下能文之人故  
其失可指而論某公之不肆非不能肆不敢肆也夫其  
不敢肆何也蓋某公奉古人法度猶賢有司奉朝廷律  
令循循縮縮守之而不敢過今夫石所以量物衡所以

稱物天下有日蠶星變山崩水湧衡之所不能稱石之  
所不能量者矣是故春生夏長秋殺冬藏者天地之法  
度也哀樂喜怒申其節聖人之法度也然且春夏之間  
草木有忽枯槁秋冬有忽萌芽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笑曰割雞焉用牛刀遇舊館人之喪而出涕是有過乎  
喜與哀者矣蓋天地之生殺聖人之哀樂當其元氣所  
鼓動性情所發亦間有其不能自主之時然世不以病  
天地聖人而益以見其大文章亦然古人法度猶工師  
規矩不可叛也而興會所至感慨悲憤愉樂之激發得  
意疾書浩然自快其志此一時也雖勸以爵祿不肯移